

都市的男女

徐蔚南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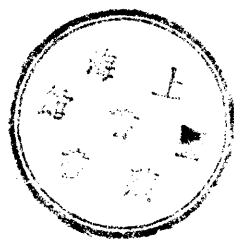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2417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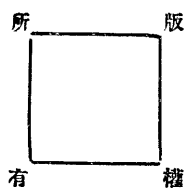
# 都市的男女

徐蔚南著



上海  
真美善書店  
1929

1929, 6, 10. 出版  
1-1500册



實 價 六 角

上海真美善書店發行

目 次

目 次

大會序	一
小會序	一
代序	一
都市的男女	一
戲劇	三一
靜夜思	五一
念二萬四千	六三
解雇	八三

~~200010~~

都市的男女

因風想	九五
襯衫	一一五
某姊妹	一三一
打過天下來的人	一五五

## 大會序

文字跟語言不多是傳達意志的工具嗎？然而文是文，言是言，兩者一致，却不多見。這理由很明顯。當你提筆預備寫作時，不免要矜持，不免要作態，好嚴重的就扮得道貌尊嚴，喜纖巧的就故意搔首弄姿，輕輕地把自然流露的情調加上了一層人工的渲染。切實些說，爲了虛榮，掩藏了本真。所以文人就得了個狡獪的頭銜，自然流露的情調祇好在語言中求之了。能文言一致的作

者，簡直成了鳳毛麟角。

在這些鳳毛麟角中，這本集子的作者却是一個。我跟蔚南兄友誼的歷史至今祇有一年多，可是跟我作數小時長談，越談越興奮的，祇有他次數最多。並且每次長談都給我很深刻的映象，祇覺對坐的這位朋友，正在複雜的社會中打着滾；敏銳的神經，清晰的觀察使他感受到種種難言的苦悶，於是而掙扎着，徬徨着發出莫可奈何的談諧和諷刺。他的談諧要你感傷，他的諷刺會令你嘆息。這是他談話的情調最令我深深感動的地方。後來我讀他的作品，竟彷彿就是跟他對話的光景；不矜持，不作態，自然地傾瀉他心裏的蘊



藏，口頭的言語。每一句，每一行顯現出個活躍的蔚南兄。

聽說英國王爾德作文不自己動筆，祇須別人把他不加思索的談吐記下來，就是絕妙的文章。我想蔚南兄或者也有這種特稟的天才。每個人本有不同的個性，可是所謂個性，實在也是渺茫得很，能有幾個人把他捉住了表現出來？這是一種藝術。

十八，四，二十，病夫。

女男的市都

## 小會序

«Un roman est un miroir pu se  
promene le long d'une route»

「小說是沿着道路走的一面鏡子。」

這是史登達 Stendhal 的一句警句，我覺得把來  
移贈蔚南兄再確當也沒有。

汽車上開車的身旁常有一面小鏡子，街道上

的形形色色都不爽毫厘地在這裏面瞥過。我每常呆瞪着牠出神，覺得這種高速度的遞嬗纔真正是活動而有生命的都市的表現。現在讀了蔚南兄的這本小說集我彷彿又坐在這面鏡子的邊頭；所以感覺到史登達的這句話簡直是給我們蔚南兄說的。

文學的目的可以說是用着藝術的手腕來追求人生的真相；可是人生是一箇奇異的，錯綜的，玄秘的宇宙間不可捉摸的啞謎，這真相的追求却不是件容易的事。藝術家說，能捉住她的整箇就得到了她的真相；可是這整箇究竟是什麼意義，淺近些拿隻鴿子來說；你要真切地認識牠，最好請箇解剖師把牠的五臟六腑一件件掏出來給你看。

可是你要說不對，這是隻死鴿子，不是真的。好，我們就不拿牠解剖，把牠整箇兒身體養在一隻籠子裏讓你看。你又要說，牠不飛，不叫，呆板死了，決不是牠原來的樣子。好，你要看牠原來的樣子，這容易，讓我們把籠子打開來，放牠到空裏翱翔。在一剎那間，你的確捉着了真鴿子的一瞥，可是牠飛得快，去了，遠了，真鴿子你又瞥見了幾許？因此我們研究鴿子，就生了兩個問題：究竟捉住了細看的是真，還是當牠在空裏飛的時候，我們捉住的一瞥是真？

人生就彷彿是這隻鴿子。有的人要用着外科醫生的手術，把牠切成了片斷，放在顯微鏡底下，

使牠纖毫畢露，然後把最精密的鏡頭的攝影機把牠一絲不漏的攝下來；有的人却不然，他們用的雖也是攝影機，可是一架攝電影的攝影機，他擊着牠站在一傍，當人生的現象飄過去的時候，他攝取那連續相聯的瞥現。

這兩個人遇見時，就有了爭論。

——你瞧，前一個會說，這兒是牠構造的分析，我洞見了牠纖微的奧窈；這兒是牠形態的輪廓，我表現了牠整個的真相。牠的內在，我有；牠的外形，我備；這樣纔是人生的整箇。你這算什麼？簡直是一箇箇影子，那兒來的真？

——影子嗎？後一箇會嚴重地反駁。你別看輕

這影子！我們靠着這續續相聯的影子却得到了真正活的，有生命的人生真相。人生是活的東西，你該明白。切成了片斷，儘你表現得一絲不漏，到底還是死板板紙面上的東西。你這是圖案，是照相，纔正真是一箇無聊的影子。

這種公有公理，婆有婆理的辨論，本來也不容易下一種獨裁的判斷；因此我同蔚南兄見了面，就免不了要笑嘻嘻地爭執起來，因為我是主張前者的致力於描寫蔚南兄却是後者表現派的信徒。然而，藝術到了純熟的時候，豈是守着一方面，走着一條路的這樣笨拙的嗎？說老實話，太忽略了描寫，不論什麼好作品，一定要變成滯重

枯竭，索然無生氣；太忽略了描寫，儘你怎樣生動，也不免要飄忽無定，令人不可捉摸。人生有形態，有靈魂，這必須仰仗着描寫；人生有動作，有活動，這必須仰仗着表現。死心眼兒的我們倆，一定要坐在老樹根上守那不再回來的兔子，這不是文藝界裏兩個大傻子嗎？

因此我們到底覺悟了；我採用了他的表現方式，他也接受了我的描寫方式。讀者不信，請看這本集子裏最後的幾篇，是不是換了些作風？再看我快要出版的潛藏的心是不是受了些蔚南兄的影響？

我們倆在文藝的修養上既有這樣互相補益的



經過，我在這本集子上彷彿可以說幾句親切些的介紹了：可是我不能，因為我想說的給師鳩在批評作者的奔波裏說盡了。現在我不客氣地把牠摘要抄幾段就算這新集子的介紹吧。

『我常常自己問自己，文學作品究竟是什麼東西？這種答案雖然是要多少有多少，可是我以為最確當的祇有一句，那就是：「文學作品是作者精神組織的表現。」精神組織雖然是每個人都不會缺少的，可是能自己認得清，捉得住，把牠清切地表現出來，讓每一個讀者在他的作品裏找着他自己活躍的影子，這却需要一種純藝術的手腕。

「在徐蔚南的作品裏……我們可以找着一個活躍的徐蔚南。我們讀着他輕快的句子，看着他微諷的筆風，感着他伊鬱的情調，正彷彿臉對着作者，跟他作長夜的深談。徐先生是表現自己精神組織的成功者，也就是個值得讚美的作者。」

一八，四，十四，虛白作於大通里。

## 代序

孟樸大曾先生、虛白小曾先生：

全靠你們倆的鼓勵與督促，在過去的一年中，我居然寫成了若干篇短短的小說；更是全靠你們倆的鼓勵與好意，這若干篇的小說，居然有彙刊起來成爲這一小冊的機會。這是應當先感謝您倆的。我誠心的把這小冊呈給您們倆了，請收受了這點小小的誠意吧。

但是可憐，我是辜負了您們倆的一切厚意了。

你們倆看哪！搜集在這一冊裏的幾篇小說不都是不成功的嗎？一定是的，篇篇都失敗了，失敗在題材上，文筆上，風格上。

當面的時代，誰都承認是個變亂的時代。在變亂的時代裏，誰都免不了嘗到種種的不幸，從不幸裏就產生悲哀。不論男的和女的，老的和小的，除了權勢迷了心竅的東西，都染着了這不幸的痼疾——悲哀。老年人的悲哀瀉在眼淚裏，畏懼裏，嘆息裏，死亡裏，算了。中年人的悲哀卻不然，是瀉在縱慾裏，口號裏，煩悶裏，拍買來的幸福裏；因為他們是年輕；他們是要動的；他們要把悲哀化成爲歡樂，就是剎那間的歡樂也好的。

所以中學生的人生觀，竟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十八九歲的妙齡女郎所以竟主張「過了一天算過  
兩個半天」的生活。時代所訓練成的中年人和青  
年人是這樣的了。您們倆想呀！他們要求小說家  
寫的是什麼小說呢？他們是要求小說家在小說裏  
喊着窮，喊着被壓迫，喊着革命的口號，同時又  
要求描寫變態心理的，變態性慾的，頹廢的，自  
暴自棄的，尖刻的，諷刺的東西，來刺戟挑撥，  
與奮他們的給悲哀所衰老了的神經。能把握這個  
時代精神的天才小說家是成功了。你們倆看啊！  
他們有的會寫內心的煩悶，譬如說雙手抱着人家  
的妻子，嘴裏卻會向自己的老婆講：「我苦悶呀！」

我雖則抱着那個女人，但是我還一萬分的可憐您，十萬分的愛好您哪！」有的更會尖刻地諷刺一切，寫貞女的如何不貞，孝子的如何不孝，狂人的如何不狂。有的更會揮那如椽的大筆，興奮的寫着「大砲轟轟轟！革命！革命！革命！大家起來！」像這樣大家以為深刻的熱烈的又是意志的小說，是要天才的小說家來寫的。我根本不是什麼小說家，像您們倆所知道的，我是一個所謂「教書匠」者是也，我只是個被生活所驅迫到都市裏來賣我勞働力的小工罷了，所以我不會寫那麼的小說，來博羣衆的歡迎。我這本書裏所寫的，大部分都市裏的爛熟了的男女的生活，沒有喊窮，沒有喊

革命，沒有喊波壓迫，沒有諷刺，沒有變態的性慾，也沒有頹廢，所以我的小說是完全失敗了。

大家要求曲曲折折的平面的精細的描繪；我卻直線進行的立體的粗大的表現。大家要求寫得從容不迫由淺入深；我卻寫得迅速雜亂。大家要求小說有個最高點；我的小說卻沒有什麼最高點。大家要求小說有點教訓或智識給他們；我的小說裏卻沒有什麼教訓或智識給人家。只有一點，我不敢告訴人聽的，就是我並沒有虐待我小說中的人物。換句話說，在我小說中的人物，我都用着同情心來寫的。不論是妖姬是色男，甚而最饒舌使人討厭的江北女人，我都給以同情的。假使讀者

對於我的小說中的人物，能夠並不覺得討厭，能夠原諒他們的行爲；那麼我的小說雖則失敗，至少也得有個暫時存在的資格了。

假使有人問我爲什麼我這一冊裏的小說，大部分取材於都市。那是我很容易回答的。第一，因爲我住在都市裏好幾年了，對於都市的感情實在不壞。都市裏有着迅速的交通器具，雖則我沒有什麼汽車腳踏車，但是您們看，我不常能得從市外迅速地到了您們府上來談話了；有着廣闊的道路，得使我從容散步；更不常有着盛大的音樂會演奏着最複雜的交響樂，喚起我出乎意外的同情，在同情中又得傾瀉了我的莫明的悲歡；更有



着海外的電影與歌舞，得使我在短少的時間裏享  
受着異國的情調。總之，因為我還像是個青年人  
似的，還愛着物質的文明，藝術的文化，所以我  
竟愛好都市了。第二，因為我對於都市裏男女也  
不討厭，都市的男女所做的一切的善與惡，內地  
和鄉間的男女也同樣在做着；所不同者：前者所  
做的一切總像比後者熱鬧一點似的，胡鬧是討厭  
的，熱鬧不是可愛的嗎？舉例說吧，都市裏的文  
人，西邊一大堆，照牌上寫着「美商」，販賣一  
點花旗貨，帶售一點大英貨，他們便趾高氣揚的  
說，英美貨物是如何如何的好。東邊又是一大堆，  
照牌上寫着「和記」，原來是做東洋貨的進口生

意的，他們熱鬧的廣告着日貨怎樣的進步，此外，還有販賣一點法國貨的，德國貨的，俄國貨的。此外還有從「和記」「美商」轉販一點俄貨德貨意大利貨的。舶來品這樣源源而來，中國的文化市場自然要被侵佔了，於是便有愛國之士出來大吹大擂提倡國貨了。因為做進口貨的店號多了，因為做國產的廠家也多了，於是兩方又各自分裂開來。販賣同一外貨中，又有以專售浪漫派為特長的，以專販古典派為名貴的。製造同一國貨之中，有的自稱為漢學派，有的便自以為科學的整理派。你說你的好，我說我的好，已經弄得十分熱鬧了。何況派別一多，為要招攬主顧起見，不

免要競爭，競爭的結果，那是我們各位同胞所看慣了的，便是淋漓盡緻發揮那「罵人的藝術」！你罵他的不是古典的東西，便是壞東西。他罵你的不是革命的東西，是比他的更壞的東西。另一個來咒他的是假革命，呪你的是冒牌古典，你的和他的都不是好東西。這樣子，在熱鬧的詛罵聲中，在廣告聲中，便鬧盈盈組成那所謂繁昌的文壇。請您們倆看，都市的男女都是這樣愛熱鬧的，叫我對他們如何不可愛呢？真的如何不可愛呢？

第三，都市的男女的生活也是當代我國人生活的一方面。我們固然要注意到內地的困苦的農民半農民的生活，但是都市中爛熟的男女的生活也不

應完全置之不顧。經都市中爛熟的男女的生活中或許更可反映出當代我國人生活的不平與狼狽與悲哀，爲了這幾層緣故，人家或許還可寬宥我小說的取材於都市吧。然而回頭想想，我的小說的取材以及其他，總是失敗了的。

孟樸先生，像我小說寫得篇篇都失敗的，您那裏會不知道呢，然而您還鼓勵我寫着寫着，我知道的，這是完全由於您的精神的巨大。您的意思是我要我在這悲哀的環境悲哀的時代裏積極的奮勇的向前做一切去，莫回頭，莫失望。這真是使人感激得很呀。孟樸先生，我不僅感謝您，我還崇敬您呢。爲什麼我崇敬您？第一，您是一二十

年前一個老新黨，「凡是從您的著作中得到過啓示的，誰都應該崇敬您。第二，您現在雖則已五十多歲，但是您的精神卻還像一個二十歲的青年；您不僅能了解比您年紀小一半的青年的心情，而且要和青年人做伴侶，加入於青年隊中。因為您有着這樣「白頭少年」的精神，所以您會忘卻您自己在近代文藝上的權威，而毅然決然再躍入新的文壇裏了；所以您會想照羅曼羅蘭的若望克利史督夫那樣而草魯男子了；所以您會在混亂的翻譯界中，不顧艱難，獨自擔任譯述 鴛鴦戲曲全集的巨大工作了；所以您能自強不息，與時俱進了；您的精神這樣巨大，怎能不使人崇敬呢？孟樸先

生，我既看見您像在這樣的年紀還能練習體操；我又看見您熱心的留意於當代法國文學；我又看見您的富於同情，而絕不會諷刺；我又看見您的胸襟廣大而全不偏狹；我又看見您的謙讓與寬容；我說您的精神是巨大的，諒您也能知道這不是我過分的空虛的頌揚了吧。

虛白先生，您的努力和孟樸先生一樣，真使我服佩得很。譬如一本巨大的書籍或者原稿，您能終夜不眠，一氣貫串的從頭看到尾；這是我辦不到的。又如上萬言的論文或創作，您能毫不斷間的寫到完成；這又是我所辦不到的。又如您寫一篇歷史的或者神話的短篇，您能一點也不厭倦

的參攷典籍，而且要儘您所能的寫成象徵的東西，這又是我所辦不到的。因為我的辦不到，而看見您這樣都辦得到，於是使我對於您不得不十二分的感佩了。我的小說，誠如師鳩先生所批評的，像是燕子，換言之，是浮光掠影，是一覽無餘，雖不專趁感情的；而您的小說，乃如您所自白的，注重於內心的表現，因此是能仔細。

孟樸先生，盧白先生，話多說了，費去您們倆的光陰也不少了，趕快帶住吧。但是還有一件事想問問您們倆的。就是我想請你們倆在我這本小書上各寫一篇序文，如果高興的話。因為您們倆的話一定很有益於我的，能指示我一條研究文

藝  
的  
新  
路  
的  
。 草  
草  
。

徐  
蔚  
南  
三  
月  
三  
日  
。



都市的男女

總久是春天了呵，儘管終夜的濃霧，等到清晨的太陽一出來，迷霧的天氣頓時一變而為爽朗的了。暖洋洋的晨風吹在人身上，不特毫不覺得一點兒寒意，反而使人神清氣爽地很輕快。市街上的店舖那時候雖則只有幾家點心店開門，市街上的行人那時候雖則還很少，但是在火車站中却已鬧烘烘一片嘈雜了。節儉的旅客們紛紛地自己担了行李進了車站，擠在買票處買票。豪奢的富

商和高官坐着自己嶄新的汽車也來了，指揮着僕役搬運他們的箱籠到行李間裏去。小孩子們在水門汀的月台上跑跳；小販們忙碌地來回叫賣着他們的物品。人是愈來愈多了，熱鬧是一刻增加一刻了。這是春季一天清晨下關火車站裏的情景。

一個穿着黃綠色羊毛軍服的二十多歲的青年嘴唇上留着一點牙刷鬚，上衣左襟上掛着一小方銅牌，銅牌上有「特別市政府」五個小字，很活潑地混在旅客的中間，走進一間二等的客車裏。這位青年是新進的官僚，因為是新進的，所以他是生氣勃勃不可一世的，從前他是上海交易所裏的庶務主任，現在在特別市政府裏也是做庶務主

任一類的官。他到車廂裏，一看旅客不多，便將臂上的厚呢大衣手中的一個皮包向櫃子上一放，然後在一張藤椅裏坐了下去。他在南京城裏住了兩三個月，實在已住得他討厭了，因為那兒沒有明亮的燈光，那兒沒有清潔的茶水，那兒沒有熱鬧的跳舞場；有的只是灰沙，只是下等的妓女，只是沒有味的板鴨，只是插着一面什麼部的小旗的橫衝直撞的汽車。現在他是要回到上海去了。上海！他一想着就歡喜了。走在上海平闊的人道上，看看商店裏的窗飾，看看穿着紅紅綠綠衣衫的中外仕女，已儘夠幸福了，何況還有香檳，還有音樂，還有電影？他想到上海的這一切華麗，

真正覺得氣概昂然，他威嚴地呼吸着他所愛好的  
555牌的紙烟。

不久來了一陣高跟皮鞋的聲音，原來是三個  
年輕的華麗的姑娘們走進來了。她們相對地分坐  
在青年鄰旁的兩張籐椅裏了。

那三個女子是三個相貌：一個是肥的，一個  
是瘦的，一個是不肥不瘦的。那肥的一個，高大  
的身子上披着一件印度綢做裏子的斗篷，描着兩  
條細眉，一對巨大的眼睛帶着濃艷的眼睫毛，容  
貌真嬌美而高貴。但是她的年紀，推想起來，要  
比她容貌老大一點。那瘦的一個呢，身上也是一  
件緞子的斗篷；可是面貌不甚美好，尖面孔，而

且有雀斑和皺紋了，年紀或者比容貌少輕也未可知。那不肥不瘦的一個呢，是最美媚，一張鵝蛋臉兒上生着微笑的眼睛，小小的嘴，粉紅的面頰。她穿着一件赭石色的大衣，領間豐盛的人造羊毛擁護着她剪了髮的頭顱坐在那兒真活像百貨商店玻璃窗裏的臘美人。

她們很活潑自然地談笑着，毫沒有一點拘束的形態。我們那位生氣勃勃的青年看見了她們不勝驚嘆了，原來他料想不到如今充滿官太太姨太太的南京城裏會有這樣女子的出現。他覺得今天很幸福，能得坐在這樣華麗的女人的貼鄰。

絡繹上來的旅客們看見威嚴地坐着的青年的

對面雖則還有一張空椅，但都不敢去坐，因為實在感覺到那青年太威嚴一點了。後來一個女子來了，看見坐椅裏早坐滿了人，她便在青年一面的籐椅裏坐了下去。她衣服也穿得很時流華美，年紀雖也像不大，但是一看她的容貌，呀！灰白色的，彷彿是吸鴉片的能手。青年看她的面貌，心上莫明其妙地起了一種不快之感，她想這個女人爲什麼不生得漂亮一點，和那三個女子一般呢。他把這個憔悴的女子和那三女子一比較，更覺得三女子的可愛了。他看見三女子分坐的二張籐椅上，還空着一個位置，他真想過去和她們坐在一起呢。

後來三個女子想啓開窗來向月台上小販買茶葉蛋，可是那扇窗開了一回開不開。她們說等茶房來開，但是茶房遲遲地不來。她們再試一下，仍舊開不開，再說等茶房來，茶房卻還不來。已經第三次她們想開窗了，終於不能開。青年目覩着她們開不來窗，心上早已替她們着急了，這時實在耐不住了，他就立起身來，走到她們身邊說：

——小姐們，我來替你們開。

說着先將玻璃窗向裏一拉然後再向上一提，玻璃窗果然輕易地落入於窗格裏了。那瘦的一個微笑着說道：



——謝謝儂。

——不要客氣。

青年回去仍舊威嚴地坐在藤椅裏了。

他斜倚在椅子裏，手裏擎着一張新聞紙，若

有意若無意地觀察那三個女子。他看見不肥不瘦

恰到好處的一個擎出西洋糖果來吃了。他看見那

肥一點的女人抽着紙烟了，一隻六七寸長的黑牛

筋鑲着小鑽石的烟嘴，用手指夾着插在血紅的小

嘴唇裏平靜地呼吸，接着向着前面噴吐出一口一

口的淡烟來。他看見瘦的一個擎出小鏡子來瞧着

在鼻尖上撲粉了。她覺得她們都很愛嬌。他又從

她們的上身望到下身，看見那穿着粉紅絲襪的光

滑圓緻的六條小腿，套着高跟皮鞋的平薄的三對小脚，真覺得誘惑人呵！他不禁對着她們微微的一笑，她們也對着他一笑。但是他恐怕旁的旅客看出他的心理來，他故意忽然斂了笑容，看他的報紙了，但是不久，他的媚人的眼光又從報紙的頂上射出來，射到她們的身上。她們看見他如此這般的情狀，互相耳語了一回，接着就大家嗤嗤地笑了。

車子開到常州，停着總也不走。最初旅客們都以爲等待上海來的車子過了才開，但是等了半點多鐘，還不見上海車來。車子仍舊停着不動。大家才疑慮奇怪起來，有的揣測說機關車壞了，

有的說一定是等兵車過，大家亂紛紛地議論，直至稽查員來查票時，才得着一個確信，說是前面的軌道毀壞了，現在正在修理，不久就可修理好了。大家無可奈何地等着，等了一個半鐘點，還不見車開，於是有的怨恨了嘆起氣來，有的沉靜地猛吸着紙烟，有的走到月台上去閒步了。那三個女子也有點等不耐煩的樣子，瘦的一個和不肥不瘦的一個也走下車，到月台上去閒步了。我們那個生著牙刷鬚的青年也像坐著的時間太多了，非活動一下不可，於是也走到月台上去。

那兩個女人和青年都很洒脫地在月台上面閒步，一回恰巧她們從東面走過來，她從西面走過

去。他們相遇時，瘦的一個忽然站定了，向他說道：

——先生，你在車子裏也坐得厭煩了吧？

——哎，真厭煩，怎麼車子還不開！今天到上海要後半夜了。小姐們到那兒去的？

——我們到蘇州，不肥不瘦的一個愛嬌地說：您呢？

——你們猜猜看。

——到上海。

——勿，我也到蘇州。原來他是要到上海的，但此刻聽見她們說要到蘇州，他的確也想到蘇州去了。

——真地到蘇州？那是最好，我們可以一起在蘇州玩玩了。

——你們到蘇州後住什麼旅館？

——蘇州飯店，您呢？

——蘇州飯店。

她們聽他說也住蘇州飯店，不禁都笑了。

——今天軌道出了毛病，車子到蘇州時天要夜了呢？

——真要夜了呢。

——你到蘇州去做什麼？

——你們到蘇州去做什麼？

——我們是去白相。

——我也去白相噯。

這時站長忽然吹起叫子來，手裏揚着綠旗。旅客們知道車子要開了，他們便紛紛地走回車中去。

那兩個女子回到車中，和肥的一個密語着，她們時時橫過眼睛來望一望青年，向他笑一笑。他知道她們在講他，他覺得今天真欣幸會遇見這樣漂亮的女子的，而且會和她們談起話來。接着他又推想這幾個女子或許都是蕩婦，但又想蕩婦有什麼要緊呢，她們既是這樣活潑，這樣華麗，這樣愛嬌！「莫非她們是女綽白黨！」他又忽然

想起，「女綽白黨也好，我從來沒有遇見過女綽白，今番來受一回女綽白的欺騙，她們欺騙的滋味究竟怎樣的，嘗一回新也好的。」

在車上她們和他只是眉來目去，沒有開口講話，大概恐怕旅客們要驚奇他們先前不講話，爲什麼此刻會講起話來的緣故吧。

車到蘇州果然已是晚上六點鐘了。走下車子時，那個瘦一點的女人呼喚青年道：「先生，你替我擎一擎這隻小提琴。」青年欣然應諾。他和她們走在一起，出了車站，他雇定了二輛馬車。他和不肥不瘦的一個同坐在一輛車上，那肥的和瘦的又合坐一輛，他們馳向蘇州飯店去了。

在馬車裏，他問那女子道：

——小姐貴姓？

——你問它做什麼？我叫二小姐。你姓什麼？

——你問它做什麼？我叫四少爺。

——你今天真地是到蘇州來嗎？

——現在人已在蘇州，還有假的嗎？

——我不相信，你是跟我們來的。

——跟小姐們來，難道不行嗎？

二小姐笑了一笑，不說話了。過了一回，四

少爺又開口問道：

——那兩位小姐和二小姐是什麼關係？

——大的是阿姊，瘦的是八小姐，都是我們的



朋友。

——阿姊的樣子真華貴呢！二小姐你怎麼會這  
樣的活潑？

——活潑嗎？

——活潑嘍！

……

從車站到蘇州飯店不過十多分鐘的路程，剎  
那間馬車已到了旅館門前。

他們開了二間A字房間。所謂A字房間是特  
別講究的房間，房裏辦有浴室，一切器具也比較  
其他房間爲華美。

她們梳洗了一回之後，便和他到春晏樓去吃

夜飯。

酒菜是由阿姊點定了。四個人熱鬧地談話着，生活上的各種奢華的事情。阿姊吃着菜時便談論到中外酒菜的滋味，什羅宋（俄國）菜中的「殺拉特」別有一番風味，什麼東洋（日本）菜中的「水啓耶啓」最好吃，什麼意大利菜和法蘭西菜一樣的可愛。四少爺很驚奇阿姊關於各國酒菜知識的豐富。

阿姊不僅熟悉外國菜的滋味，并且很像懂得洋菜的烹調。她很流暢地說着法國話的菜名。她說：「鷄類中那隻「郭幾葉，特，伏拉葉，巴黎西愛納」Cornille d' Volaille Parisienne 頂好吃頂好看。

材料是童子雞，香菌，青豆，洋蔥，牛奶，巴山豆，奶油，麥粉，鹽，胡椒。雞肉要切的薄，約一寸大小，奶油麥粉都要放一大匙，燒時要燒得熟，那末滋味才可口。」

——我也會燒西菜的，四少爺笑着說：我會燒一隻哈姆愛格（火腿蛋。）

——火腿蛋，那一個不會得燒呢？二小姐和八小姐一齊說着笑了起來。

——那末糖果你們頂歡喜那一家的？四少爺又換一個題目來談話了。

——我頂歡喜麥爾山勒的，雖則康生也不差，  
阿姊說。

——真地，二小姐說，麥爾山勒的比任何那一家做得好。

——說起麥爾山勒，還有樁故事你可知道？

——我不知道，阿姊，你說說看。

——麥爾山勒現在的主人是法蘭西人咯，你是知道的。但是原來的主人卻不是法蘭西人，是個猶太人。他的太太才是法蘭西人。他生得既醜又老，太太於是就和做經理的法蘭西人戀愛了。後來經理和主人鬧翻，便決鬪起來。猶太人是被法蘭西人槍殺了。女主人就嫁了那個經理，那家店鋪一直開到如今。

——噯，原來這家糖果店還有這樣一段凄豔的

歷史，四少爺說，接著他又換一個題目來說道：幾位小姐都愛跳舞吧。

——阿姊的跳舞是真好，二小姐說。

——跳舞場常到吧，但是爲什麼沒有遇見過阿姊呀！

——去年夏天，在麥及史丹，我是包定一張桌子的，就是那張三十八號的桌子。

——卡爾登也去？

——也去，現在泊來台興的音樂很好。

——哦。

——珊珊跳舞場裏擠的時候，擠得真有趣，可是現又不行了。

——哦。

他們一面喝酒吃菜，一面談話，到了一個時候，忽然闖進一個賣唱的小姑娘來，很可憐地請求他們叫她歌唱。阿姊道：

——那末唱隻泗洲調吧。

那個小姑娘和琴師聽見叫他們唱這隻頂淫蕩的歌謠，倒有點怕羞的樣子。小姑娘稍稍躊躇了一回，等琴師整一整琴絃，便拉起喉嚨跟着琴聲開始唱道：

——月亮一出照樓梢，打個呵欠伸懶腰，瞌睡哉又上來了，哎呀，哎呀，哎呀，瞌睡哉又上來了。

——昨日等郎二更鼓，今日等郎鼓三敲，我的郎你不來了，哎呀，哎呀，我的郎你不來了。

——我的郎不來真不來，免得小妹望胸懷，兩眼兒珠淚滿腮，哎呀，哎呀，兩眼兒珠淚滿腮。

——但等五更天明亮，大街小巷走一遭，與我郎就把氣淘，哎呀，哎呀，與我郎就把氣淘。

——小妹正在房中瞧，忽聽有人把門敲，想必是我郎來了，哎呀，哎呀，想必是我郎來了。

——用手開了門兩扇，一把摟住郎的腰，我的郎我想死你了，哎呀，哎呀，我的郎我想死你了。

——左手倒上一杯茶，右手就把香烟擎，乾哥哥落坐一下，哎呀，哎呀，乾哥哥落坐一下。

——用手去掀起青紗帳，鴛鴦枕墊下腰，鮮花兒凸上多高，哎呀，哎呀，鮮花兒凸上多高。

——雙手揭開紅綾被，大紅褲子脫離腰，我的郎你抗死人了，哎呀，哎呀，我的郎你抗死人了。



歌詞唱到這樣的淫蕩，阿姊和二小姐聽着却還坦然無事。八小姐一面聽着，臉上紅紅的，一面向着四少爺吃吃地笑。四少爺呢，胸間像小鹿一般的亂撞，但是她的臉上卻還裝得若無其事。小姑娘唱完了，請求阿姊再要叫她唱。阿姊說：『唱得不好，不要唱了，』她從錢袋裏取了一個小銀圓來給了小姑娘，就打發她出去。吃過晚飯，他們在馬路上閒步一回就回到旅館裏去。

阿姊要去遛浴。四少爺和二小姐和八小姐守在房裏覺得無聊，二小姐提議打撲克。他們打了

一點多鐘撲克，四少爺輸了二十多塊錢，八小姐大贏。阿姊這時沐浴好了。披着一件印度綢的浴衣，赤着腳，走來時那胸部間峯起的奶抖抖地在顫動，她去躺在火爐邊的沙發上休息。那一對踏在綢墊上的腳呵，像塗上玫瑰液般的，雪白的皮膚，薄薄的腳背，長長的腳趾，腳趾上配着的趾甲活像瑪瑙來做的，閃着落霞色的光亮。四少爺看着時，不禁驚嘆了，他簡直想把這對艷麗的腳來吻抱一回呢。

阿姊懶洋洋地眯着眼睛向四少爺說道：

——你明天就要回上海去嗎？能不能陪我們在

蘇州多住一天？

——或者可以吧，到明天再講吧。

——明天上午我要到采芝齋去買糖果，二小姐說，請你陪我去，到了下午，我們再一起去游虎邱。

——很好，很好。

——我懶得來，想睡覺了呢，阿姊說。

——我也想去睡覺了，明天見吧，四少爺說著就回到他自己的臥房裏去。可是不久二小姐走到他房裏來了，問他明天真地能陪她去買東西嗎？說的時候一對妖媚的眼睛仔細釘着四少爺的面孔看。四少爺的心不期然而然地跳蕩起來了，嚙嚙地說道：

——像小姐這樣的美貌，我們做男人的，那個敢不聽命呢？

——那末明天準定伴我去買東西嗎？到了下午或者我一個人先伴你回上海去，好嗎？

——好極了！

——過特排愛，二小姐嬌媚地說了這句英語笑一笑，翩然退出房外去了。

到了下一天的上午十時左右，四少爺的房門外面有人打門了，開門一看，原來是二小姐。

——忙林！

——忙林！

——你怎麼這樣好睡呀，已經是十點鐘了，快

洗臉穿衣吧。

二小姐說話時，跟着八小姐也來了。他們雖則只有一天一夜的認識，但已熟悉得像一家人一般的了。

他們三個人忽忽地乘着洋車往采芝齋去。二小姐和八小姐彷彿要把這家糖果店裏的東西統統搬到家裏去的一般，什麼都要買，兩個人買了兩大堆。買好時二小姐輕輕地向四少爺說道：

——八小姐的賬，你替她一起還了吧。

——恐怕錢不夠了。

——你還有多少錢？

——我還有二十塊錢。

——那是夠了，我身邊還帶幾塊錢的。

他們買了糖果回到旅館裏時，阿姊正在房中用着小鏢刀修指甲。她立了起來，很像快活地說道：『你們買了這許多糖果呀！』二小姐立刻上去和阿姊密語一回，接着就回頭向四少爺道：

——你今天先回上海去吧，我不能同你一起去了。

——決定了嗎？

——決定了，她未說時眼睛先向阿姊看一看。

——很好，我一個人回上海了，四少爺說時手伸入大衣袋，他忽然欣喜地叫道：『呀！』同時手裏拏出一大疊鈔票來，他把鈔票揚一揚說道：

——不料衣袋裏還有這許多鈔票，我真糊塗，完全忘記了，完全忘記了。

她們都向着他的大量鈔票呆望着。他迅速地取出一張五十元的紙幣送到二小姐面前說道：「旅館費拜托你代付一付吧，我想走了。」他得意地走向房外去時，輕快地向她們說道：

——上海再會！

驚奇着的三個女子不自主地也說一聲：

——上海再會！

一九二八年六月廿五日。

戲

劇



張仲芳是上海英租界裏三四流的一家洋貨店的老闆。他 very 知道上海人的心理，專門販賣時髦的洋貨；但他自己卻不趨時，不大喜歡上海的花花綠綠。朋友們都叫他張老爺。老爺兩個字在現在民國世界的上海人的嘴裏，據張老爺自己對人說，全不含有什麼敬意，反而純粹是嘲笑，嘲

笑不時髦不漂亮到有點壽頭壽腦。但是他覺得「老爺」這個名字儘管由人家去叫好了，不時髦是我自己的不時髦，不漂亮是我自己的不漂亮，全不和人有關係，而且老爺這個名詞並不十分壞，還保留着一點遺老意味的尊嚴呢。所以人家叫「張老爺時」，他無不應諾。

他是不贊成賭博的，但也玩玩小麻將。一百塊底的麻將是不弄的，五十塊底卻也勉強玩玩。同業中人都知道他的玩牌，全是爲了交際應酬，決不是真正要人家賭輸贏。他是很老實的，人家拉着他玩牌時，他總預先聲明：

——輸贏太大，我是不來的。

——知道了，五十塊底總可以，拉他玩牌的人說。

——在我，五十塊底是頂大的了，張老爺回答說。

——坐下來吧，坐下來吧，張老爺可別要多說了。

張老爺常是被人這樣逼着坐下去賭牌，賭了一天或一夜。但是他每次賭錢，贏錢的時候總是比輸錢的時候爲多。待到賭畢了，他總說：

——我運氣好，居然贏了一點錢。

——這是老爺的老福。

——這是我手氣好，賭神收徒弟，照我又麻將

的資格，我今天輸二百塊錢也是應該的。

——好了，好了，常常你贏的。我早說過了，這是老爺的老福。

張老爺聽了不說什麼話，只是哈哈地笑了一回，將贏着的鈔票塞在他的皮夾裏，向各人打個招呼，就走回的家裏或者他的店裏去了。

白相妓院，張老爺也不贊成的。但是妓院之在上海，簡直爲生意人的交際場了，張老爺心裏明白這層道理，他無可奈何地也常常往妓院裏跑，這無非爲了做生意呵。逢到什麼宴會時，人家叫局了，每個人叫起局來，不是一打，便是六個，至少三個。張老爺最初總是不肯叫的，經朋

友的再三催促，他才拏局票來寫，但叫也只叫一個的。

他常叫的妓女，後來竟硬要他和她做相好。夏天還要逼他伴着她乘汽車去兜風。他在她的十次要求中，答應二三回，常是在徐家匯，大西路一帶兜個圈子。然而他心中總反對這種浪費的。人既坐在車上了，他還是不期脫口說道：

——上海這樣世界到底太浪費了。

他說：  
張老爺真地不肯浪費的，紙烟只吸聯珠牌，

——聯珠牌既是國貨又便宜。

酒只是喝一點紹酒。勃蘭地，他說，當作藥

吃是很好，平時都要喝起勃蘭地來，那是太浪費了。

有一個時候，他覺得白相妓院，終究太浪費太不規矩了。他便想發起一個會，命名為「娼門絕跡同志會」，以不加入娼門為宗旨。他徵求朋友們加入會中做同志，朋友們卻都嘲笑他說：

——你這位張老爺真是老爺。我們絕跡娼門，自有人入娼門的呀。

——只要我們不入娼門就好了，何必管人家的事呢？他答辯說。

——但是人家要我們去，怎麼樣呢？  
——我們不去就好了。

——不去，做不成生意，怎麼辦？

……

張老爺要請朋友做會員時，老是這樣碰壁而回。他自己在「娼門絕跡」了二個月後，終於爲生意上的關係，不得不破戒重入娼門了。自此他不再提起他發起的娼門絕跡同志會了。但是朋友們反而卻常要提起了，看見他在妓院中時，便要問他：

——張老爺，你怎麼娼門不絕跡了？志氣變了嗎？

他笑笑回答道：

——不要說了，那是我一時的想規矩。他用這

種含有點自嘲的說話來掩飾他心上的無聊。實際上，他絕跡娼門的意志，並沒有變更。他常想怎樣方法才可真正做到不入娼門。後來，他的一個朋友，買了一個妓女做小老婆了。據朋友說是爲要不到妓院裏去的緣故，所以索性買了個妓女。這叫做「以毒攻毒」法。他覺得這個以毒攻毒法未嘗不是對於絕跡娼門的沒辦法中的一個方法。於是他也就討了他的相好老四回去。

二

張老爺討老四去時，正是上海跑狗場頂興旺之日。愛好新奇賭博的他的老四，對於跑狗，當



然非常有興趣的。他爲順老四的意，逢着各跑狗場比賽日期，總是挾着老四往跑狗場去的。

那跑狗場，四周是巨大的看台，台上擁擠着男男女女，中間是一片碧綠的圓草地，草地外是一圈跑狗道。那草地映着明亮的電燈的光線，閃出一種奇媚的青春的享樂的顏色。草地上是一班海軍陸戰隊的音樂隊，演奏着雄壯的軍樂，刺戟着龐大無際的觀衆的熱情。剎那間音樂停止了，草地四周的燈光熄滅了，只剩跑狗道的燈了。六七個流落在上海的俄國的狗夫，牽了六七頭獾猛的狗，在跑道上走了一圈，接着就把各狗閉入各狗籠裏。剎那間，那通着電流的木兔在跑道上飛

馳了。剎那間，那狗籠一齊開放了，那六七頭的狗，便提起了長腿，各自飛也似的競逐那匹兔子去了。買狗票的人都希望自己買了票子的狗跑的快，特別跑得快，於是狗一出發時，心上緊張著的男女便不禁呼喊起來。

「跑得快呀！跑得快呀！」那粗暴的聲音是男子的。

「快點呢，快點呢！」女人也在喊。

「奎克來！那莫溫，奎克來！」在中國話的狂呼中夾着西洋太太這種叫喚。

剎那間，賽跑終點到了，狗的勝敗分明了，人的勝敗也分明了。於是那龐大無際的人海中，

發出尖銳的叫聲，洪大的笑聲，憤怒的嘆聲，嘈雜的話聲來了。

老四因為買中了狗票，歡喜極了。將她站立着的身體，笑着突然地坐落下來，竟不料坐在一個大胖子膝上了，旁邊的人哄笑起來。大眾的眼光於是一齊射到老四的身上了。但是場中的音樂忽又停止了，第二次的高欄賽又要開始了，看着老四的眼光便又移射到跑狗道上去。

五個狗夫牽出五匹狗來。其中第二號的狗，尾把夾在兩股間，四條腿很伶俐，長面孔，名字叫福克司。老四看見這匹狗，戲向張老爺說道：「這匹狗的面孔和腿都像你呢。我要買這匹狗的

票子。張老爺看一看那在場上發賣的跑狗預測單，預測上也說福克司高欄賽有希望。他便替老四去買了十張福克司的獨贏票。

跑了，五條狗一齊向前跑着跳着。老四和張老爺都希望福克司跑第一，那裏知道福克司跳第四個高欄時，不知怎的忽然跌了一交。其他的狗早已飛奔前去，福克司是失敗了。

張老爺和老四看見勝利的狗由狗夫洋洋得意牽過來了，那匹福克司是不知那裏去了，他們倆的心上很爲不快。

最初，張老爺和老四在跑狗場裏是贏過幾千塊錢的，後來卻常常失敗了。後來每次跑狗，張

老爺總想不去。但是老四總還歡喜跑狗，並且勸他去翻本。他的心動了，便又到跑狗場，結果又是大輸。連接的幾十次慘敗，他覺的「不得了」了。他眼睛望着床前茶几上的一堆作廢的顏色紙的狗票，心中非常苦悶。但是他對老四卻絕不提

起一句關於經濟狀況或則店務方面的說話。

三

中秋節只有七八天就要到了，有許多賬目要結清的，張老爺便四處去張羅，努力想彌補。可是他一計算他的到期要清償的款子，竟有七八萬元之巨，他不禁爲之一驚。他想只有再向他的表

弟去設法吧。不料表弟不特不肯再幫他的忙，而且定要他償清到期的二萬款子。他沒有錢償回。那表弟是抱着「先下手爲強」的主義的，想現在還沒有到中秋節，外面人不知道張老爺的底裏，趕快去把張老爺的店裏的貨物搬走吧。

張老爺店中的貨物給他表弟一搬之後，張老爺要倒賬的消息立刻傳佈四處了。立刻各處的債戶都趕來逼迫，包圍張老爺了。債主們的利嘴裏像箭一般吐出許許多多的說話來：

——張老爺，你倒好，把我們的錢去跑狗，討小老婆。五萬的欠款，究竟怎樣呢？

——你擎我的貨品六千元如何辦法？

——你欠我們的五千元就想不還了嗎？

——你發出來的五張二千元的期票，原來是騙人的嗎？

——不行，不行，張老爺今天不能放過你。

——你表弟的錢是錢，我們的鈔幣便是冥國鈔票嗎？

東一句，西一句，只有債主們開口了，張老爺是無話可說。但是一大堆債主的一大堆說話卻沒有一個共同的辦法，只是各顧各的利害。後來有個債主說：

——我們這樣和他講是講不清楚，還是拖他到會館裏去講個明白吧。

大家贊成，於是一窩蜂地擁着張老爺到洋貨會館裏去了。

張老爺店裏的老師傅（工人）看見主人給人拖去了，知道主人今天一定不能脫身了，是非常危險的，要吃官司，坐監牢的了。他非常着急，便趕到張老爺的寓裏和老四去商量。老四說她的寄父金人豪是上海頂有勢力的，現在是做警頭的，趕快去和人豪商量吧。

張老爺正在倒霉地被幾十張嘴吧痛罵嘲笑的時候，忽地裏有二三十個武裝警士分坐着四五輛汽車趕到會館裏來了。衆人都爲之非常驚奇時，那個警頭金人豪高聲喝咤道！



——你們這班強盜倒胆大，白天都敢綁票了。同時幾十個警士手裏的手槍都向著債主的面孔了。

有個債主指着張老爺道：

——我們是向他討債，那裏是綁票：

警頭不待他說完話，便趕過去把他一記耳光，說道：

——你還敢開口！走！走！走！

幾十個債主手上莫名其妙地都上了手銬了，莫明其妙地被裝入汽車裏。張老爺卻自由自在和警頭金人豪同坐着一部汽車。債主，張老爺，警士的汽車一齊都駛向警署裏去了。

到了警署，債主們都被關入鐵柵的監牢裏。

張老爺卻自由自在地在監牢外面的走廊裏抽着香烟，踱方步。

過了一回，警頭金人豪過來問張老爺道：

——張先生，你要把綁匪嚴辦嗎？

張老爺一時說不出話來。

吃着過一記耳光的債主，從監牢裏向張老爺說道：

——張老爺，問問你的良心吧。到底是你欠我們錢，你反把我們當綁匪，我還吃着記耳光呢。你良心還有嗎？

張老爺聽了這幾句話，心上居然也有點不好過，便向警頭金人豪說：

——不必辦了。他說完話便走出警署去了。過了三小時，債主們也都放出監牢了。但是

張老爺的蹤跡卻早已不明了。

女男的市都

靜  
夜  
思

夜間天氣一點也不冷，老太太因為痛愛着自己的女兒，卻叫娘姨把三小姐房裏的火爐又燒得蓬蓬勃勃了。一條小狗眯着眼睛，伸直了四條腿，拖出一點紅舌頭，睡在火爐旁邊，懶得像一點氣力也沒有了。

三小姐一個人靜靜地在房中寫字檯上看書。因為學校裏的社會學教授說，下一個星期要學生們做報告了，所以三小姐現在在參攷書籍。已看

了十二個西頁，嚙哩嚙嚇一大篇的話，文句既乾燥，且累贅，總是個說不清楚，三小姐已看得有點討厭了。她如今又給火爐裏散射出來的熱力，薰蒸了一小時，讀書的努力自然更加難於維持了。

已經是紅噴噴的雙頰，給紅紗罩的燈光一照，更加紅得鮮明了，這時三小姐的眼光從書本上已移到放在檯上的那面小鏡上了。她看見鏡中是一張嬌艷欲滴的臉。突然間她有了一種喜悅了，就是覺得她自己的面貌有點像隻平果。平果臉，這是女人所羨慕，男人所驚嘆讚美的臉，她想，我臉上的紅色最好永永遠遠也不退，常常像一個平果。

眼睛望着鏡子；腦子裏在思想；彷彿愈照鏡子愈有味，愈想愈得意似的，她索性把礙手礙脚的討厭的書本子推開一邊了。她抽開抽屜，將那放着木梳，香粉，口紅等等的化粧匣取了出來。再從匣子裏拏一個木梳，將頭髮梳理一回。這時，她心中對於頭髮起了一個問題了。因為現在女子頭髮又流行長到頸裏了，並且在額上留一點所謂前留海。頭髮究竟留長來好呢？還是仍舊這樣短？從來未曾留過前留海，如今究竟要留不留？她一面將木梳理着髮，一面時時將面孔湊近鏡子去觀看自己的面孔，一面又在思想。後來，她對於頭髮問題已有一個相當的答案了：就是頭髮留



得長一點，或許也好看，但是前留海卻決計留不得，留着了便太俗氣又太稚氣了。頭髮問題剛纔解決，她在自己的臉上，卻又有所發見了，就是眼皮上眼角邊忽見已有許多細細的皺紋，而且在鼻子邊更多了幾點雀斑了，而且嘴唇也淡白許多了。她在心上微微地起了一點傷感，同時即將粉撲向眼皮眼角鼻子邊一撲，再用手掌撫一撫均勻，又將口紅在嘴唇上細細塗抹了。對着鏡中一看，果然還是張美麗的臉！她就歡喜了，很歡喜了。

室內卻愈覺悶熱了。簡直是初夏的天氣了。皮旗袍不能再穿在身上，她就換了一件夾旗袍。但是還覺熱哪！熱得使手脚都癢癢的。她拏過書

來，想再看看，竟一行都看不下去了。她覺得懶得很，什麼都做不了的了，什麼都不起勁兒，無可奈何地便去橫臥在沙發上了。眼睛呆呆地望着那條小狗。小狗在爐邊卻和她一樣懶洋洋地，一動也不動。

突然間，屋上一陣瓦的響聲。這聲音將三小姐提一提神似的。她集中注意力在聽了。卻沒有什麼聲響了。過了一回，瓦上又有巨大的追逐聲了，接着就是一片貓的叫聲。她想原來是貓打架，沒有什麼的。但貓叫得更響亮了。并且還有旁的叫着的貓從遠處的屋上走近來了。一聲聲，叫得愈加響了，愈激越了，愈有精神了，是直着喉嚨

喊的，拚命的，熱狂的叫聲。

三小姐這時知道貓兒並不是無所爲的打架，是有所爲的打架。叫是叫春。她閉着眼睛聽時，莫明其妙地記着了志明和尚的那首打油詩：

「春叫貓兒貓叫春，聽它越叫越精神。

老僧也有貓兒意，不敢人前叫一聲。」

她記着這首詩時，不禁笑了起來，覺得這首詩真做得深刻入微，像第二句，聽它越叫越精神，真是描摹盡緻了，而且又是多麼滑稽可愛啊！

她的脚像有點不自在了，偶然提將起來，擱在沙發上。那只包得一層絕薄的絲襪的小腿壓在沙發的絲絨上，真奇怪！這時腿上竟覺得另有一

種快感，和平常與絲絨接觸時不同的了，是特別的柔軟，是特別的溫暖，彷彿和他，她的同學與朋友與伴侶，同在一起遊戲時的快感。他啊！怎麼今天不來！她這樣輕輕地說着，又用着右手去撫摸那沙發靠背上的絲絨了。柔軟的，但柔軟中又富於絕大的彈性，和撫摸着他一樣的。她的紅艷艷熱烘烘的臉也輕輕地按在絲絨上摩擦了。那絲絨像噴射着一般暖暖的濕氣，正如他的呼吸似的，對着她的眉尖噴射。

他啊！假使他今夜約我的話；三小姐意識着他今夜是絕對不會來的，但是她偏要走到窗前，去看看，看他能不能像平常來約她時一般，在她

門前的路上徘徊。她將綠呢的窗帘拉開了一角，向着玻璃一望，卻見庭中路上雪白地滿浴着汪洋的銀光。喲！那月色真皎潔啊！天是深青的，像個平靜得不起半點波浪的海，沒有一點雲的。整圓的月閒靜地就掛在這海中央，是像在微笑，而將它的微笑，從它無數條的銀光中送將下來，灌在三小姐的臉上頸上，從頸上一直經過她的胸背腰部而灌到她的足尖了。她的心砰砰然跳躍了。她看見庭中的兩顆松樹，閃着月光並立在那裏，是一對親愛的人兒吧，並着肩在喁喁密語。她的身體像給詩趣溶化似的要顫抖起來了。

他啊！假使今夜也在這兒的話……她旋轉身

來，急忙地抽開抽屜，拏出了一張照相來，是一個穿着運動服，臂間挾着網球拍的，身體精壯的偉男子，正對着她在呆望。她微笑着望着他好一回。接着就拏他來按在她的嘴吧上。等到拏下他來再看時，卻見他的面目上已印着二片深紅色的嘴唇了。她笑了。她輕輕地將他打了二個耳光。接着她閉上眼睛，又把他捧在胸口了。過了一回，她睜開眼睛來，眼光正落在那條小狗身上，看見小狗還是懶洋洋地睡着。她立即把照片拋去了。走過去，將那小狗抱在懷中，重新去坐在沙發上了。

她將小狗的臉摩擦着她的面頰。她迷迷糊糊

地喚着那小狗道：

「哥哥喲！哥哥喲！我愛您啊！我的心啊！我的爹爹啊！我的好兒子啊！我的小狗啊！我的小興啊！」

她小孩子般地無意識地美妙地叫喚着。她把小狗當作他了。那小狗也很馴服似的，由她抱得緊緊的，卻連連將舌頭輕輕地舔着她的臉頰。她感覺着一種異常的美妙。

軟軟地橫陳在沙發上的三小姐是像喝酒喝得醉了。醉朦朧中，她是在他的懷抱裏了。是剛製就的軟糖一樣，膠在一起，衣服是皺的不堪了。接着她看見他又跪在沙發前替她脫襪子了。刹那

間，蛇脫殼般地，一隻絲襪子從膝頭上迅速地脫下，立刻腿和腳是赤裸的了。他發狂了，捧着她的腿，向着腳背上，腳底心，腳指尖，將嘴吧吻着，將臉頰摩着。最後，她出其不意將柔嫩的腳底向着他的眼鼻間軟棉棉地一腳踏下去。猝不及避，他是跌倒在地上了。她是快活得哄笑了。

她和他同覆在一條被下了。他講着出奇的美妙的故事，他是笑着聽着。後來他忽然掣平果來吃了。咬了一口，便給她也咬一口。她咬了一口，他又咬了一口。因為他咬的一口太大了，她搶了平果來，不肯再給他吃的了。他哀求着，說許多可憐話，哀求再咬一口，只是一小口。她給他吃



了，但是他又咬了一大口去。於是他的腿上給她踏了兩腳，她的臉上於是落滿了一陣接吻的暴雨。

屋頂的瓦上不是暴雨的聲響，卻又來了休止好多時的貓兒的追逐聲，號叫聲。閉上了的三小姐的眼睛猝然睜了開來，面前是一片眩目的溫暖明亮的燈光。像給人窺見了她的秘密似的，她的臉更熱起來了，她覺得羞恥了。她將小狗拋在一邊，雙手捧着她的臉，伏臥在沙發上，一動也不動。一回兒，她的眼睛裏，竟流下了兩點眼淚。

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夜。

念貳萬四千

「A字香檳頭彩二十二萬四千元」

「快來買頭彩二十二萬四千元」

「First Prize \$ 224,000.00」

這樣大書特書着的中西合璧的廣告，張克敏這幾星期來，早上去公司上工，晚上從公司下工回家時，總又要看見好幾十個了。他今天看見那種賣香檳票的店家，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進進出出特別的多，還有許多人正對着那廣告上的數目以及畫着的許多隻大元寶呆望的。他心中不禁暗笑

道：這種買香檳票的人真可憐，痴獸獸地想發財。票子有五萬張。五萬張裏只有一張是頭彩，如何能夠買得着！二十二萬四千元，真是痴想夢想！

一回到家裏，看見老婆正在洋油箱做的爐子上燒夜飯。熱騰騰，雲漫漫地屋子裏又充滿了一屋子的濃烟，使得人眼酸，使得人咳嗽。他爲是屋子裏有烟，已經幾次叮囑他的女人，要燒飯時，先把爐子搬到後門的弄裏，在爐子裏先生着了火，然後再把爐子搬到屋裏來加煤燒飯。他的女人卻貪省力，口頭是常常敷衍他，燒飯時卻從沒有真正地照着他的說話實行過。

現在他帶着點怒意對女人說道：

——叫你把爐子搬到後門口去生火的，總是不聽，又是充滿了一屋子的烟，真是要命的！

女人已聽過了他幾次這樣的說話了，心上也有一點忍不住了，便也帶着點怒氣回答道：

——你要屋子裏沒有烟也容易的，只要你每月多賺幾個錢就好了，去買一副鐵灶，或者去買一個電灶，或者用幾個燒飯司務來燒飯，自然都可以沒有烟的。爲什麼，你現在每月只賺得四十塊錢呢？

聽了老婆的話，他不禁既慚愧，又氣憤，又懊喪，想自己從中學畢業以後，就往公司辦事，至今已做了七年的店員，每月的薪金卻還只有四

十塊大洋。老婆對他的確不錯，家裏一切的事情，買菜，燒飯，洗衣，補襪，都是她一個人做的，從早上起一直到晚上，沒有一刻的安閒的。我卻有時還嫌她這樣不對，那樣不好，實在不應該。但是我今天並沒有十分說她什麼話，她卻取笑我賺錢賺得太少，真是要氣死人了……總是怪我太沒有本領，賺不到許多錢……想到這裏，忽然記起那種廣告：春季香檳，頭彩二十二萬四千元！但立刻他就覺悟香檳票是騙人的東西，買香檳票是惡人做的事。對於女人的說話，他此時心中實在早已原諒了，表面卻還要裝着一副氣憤的面孔，厥起着嘴吧，一聲也不響。他的女人也是厥起着嘴

吧，不說什麼話。吃夜飯時，兩個人是如此，同床睡覺時，兩個人還是如此。

沈靜黑暗的夜間，他聽見背向着他，側臥着的妻子已經睡去了，他卻還沒有睡去，他是在那兒想怎樣能夠得到一點財產。每月四十元的收入實在太少了，現在什麼都貴了，每月的支出多大啊！假使有八十元的收入，那就好得多了，至少家裏可以雇用一個娘姨，燒飯可以叫娘姨燒了。爐灶也可買一個可以裝烟囪的了。但是八十元的薪水，談何容易，我做了七年，只是公司裏的帳桌的一個助理員，恐怕再做七年，還是一個月薪四十元的助理員吧，要想靠月薪來積一點財產，

真是比登天還要難了。怎樣忽然得到一筆大財產，那才開心啊！公司裏的職務也不用做了，我自己來開一個公司……他想到這裏，「春季香檳頭彩二十萬四千元」幾個大字突然又映在他眼前了。他早知道香檳票是騙人的東西，只有所失，沒有所得的；他早恨毒那誘惑人的香檳票了，這時他所以驚訝道：

——怎麼又想到了香檳票了！……不要再胡思亂想了。

他覺悟他自己在胡思亂想。胡思亂想是不行的；他要忘卻一切，拋開一切；他的眼皮也有點酸了；明天早上七時要上工的念頭也來了。他是



要睡了。他嘴裏輕輕地唸着數目：「一二三四：」自己覺得眼睛果然像煞模糊了，要睡去了。但是忽地裏老婆一個翻身，使他的腦子突然間又清醒了，使他的眼睛也突然間睜開了。想老婆不要也是沒有睡去，是假裝着睡去吧。他要看一看老婆真地睡去沒有，便輕輕地將手臂從床架子裏伸出去，伸到床頭，將電燈的機關捻開，剎時間炫目的燈光立刻照耀了全室，他逼向着老婆的面孔一看，看見老婆的確是在睡夢中，那張嘴吧呀，卻沒有放平，還是厥起着的，他不禁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他把電燈又捻滅了，將被單蒙在頭上，閉了眼睛，想安然睡去。但是不行，經過燈光的

一番刺戟，眼皮雖則有點酸，腦子卻愈清醒了。

「頭彩二十二萬四千元！」

「First Prize \$ 224,000.00」

中文的洋文的香檳票的廣告又從腦子裏跳出來，跳到他閉着的眼前了。在被單下，他緩緩地睜開眼睛來，卻見金亮光光的一個圓的一個圓的，滾過來，流過去，正像那洋文廣告上的一個個的圓圈。

他自怨自艾地說道：我竟又妄想到香檳票子了！買一張票子的十塊錢是完全拋掉的，總不會中頭彩的。我幾年來看見同事間買香檳票的已不知有多少了，那一個買着過頭彩呢？

在他眼前滾動一圈圈幻光彷彿像金磅一樣，鏗鏗地作響了，同時像有一種聲音對他說道：

——你的同事雖則沒有買着過香檳的頭彩，但是年年有人買着頭彩的呀！怎麼說買票子的十塊錢完全拋去的呢？希望大着呀！

他記起去年的秋季香檳頭彩，是給一家綢莊裏一個燒飯司務買着的。聽說那個燒飯司務平地一聲雷地中了頭彩之後，就去買了許多地皮房屋自己做起有錢的老太爺來，雇着人來替他燒飯了。這是各種新聞紙登載着的，是事實。但他又駁斥自己說：那是千難萬難的事情，真正是碰巧。接着他又自問自答道：假使能夠有人保得定一定中

頭彩的，那就好了。那一個能保得定中呢？——然而那一個人能保得定一定不中頭彩的呢？……

思想愈多愈亂了，而且愈加不能睡去了，他索性披了衣，捻開燈，去坐在那張桌子邊，隨便拏張包東西的舊報紙來看看，想養一回神，靜一回心。報上卻儘是刊着大公司大廉價的大廣告，什麼犧牲血本三十萬元呀，什麼空前的春季大廉價呀，都是用着大字印刷着的。他想手頭如果有錢的話，實在可以趁此減價機會去買一點東西，比平時總便宜得多。鐵灶或電氣灶大抵都有吧，可惜沒有錢。假使一旦有了二十二萬四千元……他立刻又警戒自己了：怎麼！念頭又是轉到香檳

票上去了！

他反對想到香檳票，香檳頭彩的二十二萬四千元，的幾個字卻愈加來攪擾他。他想用一種方法來預測一下吧，好在預測一下是不要緊的。他最先想出來的方法，便是用銅元來旋一轉，看它停下來，如果是「字」的話，便是「是」，香檳票是可以買得的；如果是「背」的話，那是買不得的，買了也是一定失敗的。

他把銅元來旋了。銅子旋停了。一看竟是個「字」，香檳票是可以買得的。但是他又不信任銅元起來。他要換一個方法，再來測驗一下。他這次決定用日歷來測驗：方法是將那日歷隨手去

一翻，如果翻出來的日子是成雙日的，譬如十六，十八，二十等，便是成功；如果是成單日的，那末一定是失敗的。他隨便將手把日歷來一翻，翻出來的日子數目卻有二個：一個是初十，陽歷的；一個是十三，陰歷的。他忘記了日歷上陰陽歷是並列着的，先前沒有決定用陰歷或陽歷來做標準，現在便使他難辦了。陰歷上是失敗；陽歷上是成功，究竟失敗呢成功呢？他想這次測驗不算，決定了陰陽歷以那一種做標準後再來翻看。用陰歷做測驗好呢，還是陽歷？陽歷吧；陰歷是不行了，各國都通行陽歷；國民政府也禁止用陰歷了。他這樣攷慮了一番之後，決定用陽歷來做測驗，便

又將手把日歷隨便一翻，翻出來是二十，而且又是紅字，是星期日。他覺得非常滿意。因為日子既是成雙的，而且又是紅字。紅字不是暗示要交紅運嗎？交紅運不是發財嗎？而且又是星期日，星期日是休息日。休息日不是指示我可以得到安逸的日子過嗎？他思量了一回之後，卻又不信任日歷了，原因是日歷翻了二次，中間有個成單的陰歷日子。他便又另想一種方法來測驗了。他剪了二條厚紙片，一條上寫着：「克敏，你一定中香檳票的頭彩的！」另一條上寫着：「不要妄想呵！你，克敏，一定買不中香檳票的！」他閉着眼睛，心裏像誓言一般說道：「只此一次，一次

爲定，決不再來。」接着將二條紙片隨便拋在檯上，接着在他閉着眼睛中，伸出手去摸一條紙片來。睜開眼睛一看，卻見那條紙片上是寫着：「克敏，你一定中香檳票的頭彩的！」

他這時心中真歡喜得莫可名狀，彷彿二十二萬四千元早已歸他所有了，現在只是存在人家的手裏，只等到了一天，由他去支取好了。

二十二萬四千元，這是一個多大的數目呀！他想自己在做事的公司的資本，只有十八萬元，比較起來，還比他少了四萬四千元了。聽說票子中頭彩後，票子上要請跑馬總會的會員簽子的，須用去二萬元來做酬報，騎馬師也要二萬四千元



的酬謝金的。然而用去這二萬三四千塊錢算什麼呢！用去了，不是還有二十萬元嗎？不是還比公司的資本多嗎？

二十萬元這筆大財產如何支配呢？預先應該計劃一下才好。他便計劃着：

（一）十萬元買一座洋房，要坐落在靜安寺路或者霞飛路的，因為那兩處地方高貴而又清淨；

（二）二千塊錢買一部新式汽車；

（三）五萬塊錢去存在銀行裏生利息；

（四）二萬塊錢去買最可靠穩賺錢的股票；

（五）……

他沒有計劃到第五件用費時，一算共用去十

七萬二千元了。那還有二萬八千元用到什麼地方呢？他忽然想到那個抽雅片的叔父，現在貧窮到一切家具都賣完了，時常要來向他借錢的，昨天也來過，要向他借五塊錢。因為他也拮据，只有偶然借給幾角小洋或一兩塊大洋。現在富了，索性送給叔父一千塊錢吧，免得他再來滋擾了。接着他又想到那個常在弄口討飯的瞎子，怪可憐的，也送他一百塊錢吧。

克敏原來是一個心腸很好而且肯克己的人，他一想到瞎子乞丐時，便想索性做點慈善事業。他覺得二十二萬四千元是飛來的橫財。從橫財裏拏出一筆錢來做點慈善事業也是應該的。而且做

了慈善事業，還可以得到一個好名聲。聽說陝西  
逢着旱災，有幾十萬的百姓飢餓到把樹皮草根都  
吃完了，現在甚至大家互相交換小孩子來吃了。  
去捐它二萬元。浙江逢着水災傾家蕩產，日無一  
飽的也有好幾萬人。去捐它一萬元。他把這時各  
種用費一算，共計三萬一千一百元。先前用剩的，  
只有二萬八千元。現在結算起來要超出四千一百  
元了。怎麼辦呢？他想還是克己一點，洋房不必  
定要買十萬元的，就是九萬元或者九萬五千元的  
也行了。

他計劃得很周到，心上非常滿意。他將手中  
擎着的那條紙片撫摸一回，笑微微地再把那紙片

上的字句，輕輕地唸一回道：

——克敏，你一定中香檳票的頭彩的！

突然間一個恐怖的思想將他抓住了，那就是綁票。他知道上海這幾年來，不僅天天有人被綁，而且天天有許多人被綁，不僅身擁百萬的富翁被綁，而且就是只有極小數的財產的人也都被綁了。如今，他一旦有了二十萬的巨大財產，人人都知道他中了香檳票的頭彩得來的，綁票那有不看中他的嗎？那是怎麼樣辦呢？他莫明其妙地憂慮起來了。他的背脊覺得也有點酸痛了。他精神頹喪了。他心上無趣了。

正在他無趣中，忽聽見他的老婆清楚地說道：

——不要再妄想吧！……

他悚然了！他如在夢中被拉了出來一般，覺悟剛才什麼測驗，什麼計劃，什麼綁票，全是一個人的瞎想，如今突然給女人說穿了，心中是無限的慚愧，無限的羞恥。他不敢聲響，像是一樣，呆望着椅子上。只聽得他的女人又在說話了：

——我們自己還沒有錢用……那裏有五塊錢來借給你去買雅片！……

他聽着這幾句話，心上便一寬。他知道原來女人是在說夢話，並沒有知道他沒有睡覺在胡思亂想。他知道女人心上是記着了叔父向他們來借

錢的情景，所以夢裏說着這樣的話。他瞥見檯上的夜光表已經是早上三點鐘了。她連忙輕輕地向床邊，將燈熄了。留心着不要驚醒他的女人，縮手縮腳去倒臥在女人的身旁。他如今是又睡了。

一九二九，一，二十一日。

解

雇

這是十月裏的一天上午，她從小菜場買了小菜回來。走到灶間裏，看見多了一個像她這樣的人了。她的心突然跳起來了。她直覺地知道她離開這家人家的日子到了。

她是五月下旬到這一家來做女傭的。男主人是三十歲左右的一個中年人。女主人是美貌而年輕，大約只有二十歲樣子的年紀。除了男女主人



外，沒有旁的人了。所以她一踏進這人家，心上就想：在這兒做女傭倒很好，工作一定不會多的。

她由薦頭領到這家時，那男主人先估量了一回她的身材。她自己知道她的體格一定合主人的意的，因為她有兩條粗得像兩根柱子的腿，堅硬而成方形的臂膊，還有一個滾圓的身體。接着那男主人面部毫無表情地問那薦頭道：

——她是那裏人？

——江北人，薦頭說。

主人聽了，立刻眉頭一皺。薦頭像知道主人有點討厭她是江北人的樣子，便說道：

——她做起生活來很好的呢。

主人想了一回，便說：『試試看，』說話簡短而有力，頗令人感得他的威嚴。

是定當了，她每月的工資大洋六元。因為女主人非常講究飯菜，不是要吃雞，便是要吃鴨，或是吃火腿，每天給她去買飯菜的錢總是二三元，她每天便從買菜錢裏稍稍括下一點來放在自己袋裏，多則小洋四五角，少則二三角。這一點使她非常滿意的：她以前做過許多人家的女傭，從買菜錢裏括下來的也不少，但總沒有像括這一人家那樣容易。

主人是在一家洋行裏做事的，每天早上八點鐘出去，要到下午二時才回來。女主人每天要到

一個學校裏去教幾小時的書。主人倆是非常的親愛，而且非常會享樂，逢到空閒的時候，兩個人不是到公園裏去散步，便是往跳舞場影戲館去玩要。家中常常只有她一個人。她有時便在漆皮的沙發上睡一回覺，有時約了幾個在鄰舍家裏做女傭的同鄉來談天。主人的糖果，香煙，茶點，很多而且很好，她隨便拏一點來請請同鄉。

她自己覺得也太大意了，她拏了主人的紙煙糖果來放在自己枕邊，沒有好好收藏，一天便被女主人發見了。女主人問她糖果紙烟是那裏來的。她先說是自己買的。女主人冷笑道：

「你到也考究，居然抽白金龍的香烟，吃康

「生的糖果！」

她立刻就覺悟了，知道紙烟上印有牌子的，糖果的紙包也印着店號的，她便含糊的說道：

「你說我枕邊的紙烟糖果嗎？那是鄰舍的小孩子來玩時掣來放着的。」

女主人聽也沒有聽她，走開了。她明知道已騙不過主人的了，因為主人早已看了出來，而且鄰舍小孩子們也從來沒有來玩耍過，但是她這時只好如此搪塞一句了。

因為男女主人時常在外邊的，她也不時到外邊去走走，有時到那薦頭店裏去談天。一天上午女主人是去教書了，男主人是照例要到下午二時

才回來的，她又出去了。不料那天男主人不知爲了什麼緣故，不到十點鐘就回來了。因爲門被她鎖着，男主人身邊又沒有鑰匙，他走不進門去，只好守在門外等待。等了二小時，她回來了，主人含着怒意問她到了什麼地方去了。她說只是剛才買一點東西。

『剛才出去，我已等了你二點鐘了。』但是主人只說了這句話，並沒有罵她什麼。她心上是預備受罵的了。

她在那家裏做了兩個月的女傭，工資和從買菜錢上括下來的以及賣去舊報紙香烟罐的錢，倒已積了四十多個銀元了。她覺得很滿意，做的工

作很少，賺錢卻有這許多，而且吃的好，睡的也好。男主人對她冷冷的面孔，顯然對於她沒有什麼好感，但她不怕他；至於女主人原來很少說話的，說話時也很容易對付。她一面怎樣想着主人的情形，一面又想到她自己，她這三年來是不知道了，做了多少人家什麼事情都懂得，嘴也吃得油了，現在這家裏也做熟了，不怕主人不用她的了。她很得意。

但是，有一個晚上，主人請客，來三四個客人。他們不知怎麼談到了江北人的身上了。她在食堂的後面，只聽見男主人說：

——江北人嗎？那是狡猾得很，頂討厭的了。

只要錢，不願廉恥，什麼都做得出來的便是江北人，而且江北老做事只做個表面，從外面看去，像煞很熱心辦事，骨底裏卻是一塌糊塗。一旦和你翻臉了，簡直把你當仇人，但是你能給他一點錢，立刻又嘻皮笑臉的奉承你了……

——那末你家裏爲什麼還用一個江北娘姨？一個女客這樣問。

——那是暫時的，因爲先前用不到人。

她聽了主人的一番話，她知道隨時有被主人解雇的可能，一時心上有點悲哀。可是她又繼續做了一個月的工，主人却還沒有叫她走。

她積蓄的錢更多了。每天早上起身之前，常

常把銀元來數一回。(她什麼都懂得，但是她不要紙幣，她只要銀元。)看那一堆雪白的銀元，她覺的真可愛，看過後，細細地又包好了。她心中很明白總有一天主人不要她的，她希望這一天遲一點來。

因為主人的飯菜很多，她的同鄉，在鄰舍家裏做工的同鄉，所吃的飯菜卻極壞。她便招她們一起吃飯，而且喝勃蘭地。她的同鄉們當然和她親暱起來了，個個都恭維她。她在同鄉們前也很驕傲，她說主人如何信任她，她如何不怕主人。有一夜，她的同伴約她一起到江北大世界裏去看夜戲。她很想去看，雖則不怕主人，但也得告



訴女主人一聲。女主人問她：

——什麼時候回來呢？

——大約總要十二點鐘以後吧。

——那末，我們反而要替你守門了？

——不要緊的，我有門上的鑰匙。

女主人雖則不說話了，臉上卻很有點不愉之色。她也不管這一切，（原來她說過她不怕主人的），就兀自和她的同伴一起到江北大世界裏去了。第二天她不待女主人的問話，自己就先說夜戲看了什麼小上坟，打花鼓，看得很有趣。

女主人沒有什麼話，她想從此夜間也可以自由行動了。誰料到看過夜戲後三天，就在廚房裏

看見了另一個女僕來了！她知道她的解雇的日子到了。她心上立刻追尋她自己的過失，第一樣懊悔去看了夜戲，接着她懊悔她的常常出外玩耍了，又懊悔她拿主人的紙烟糖果，但她不懊悔買菜時所括的錢，只怨恨此後恐怕不能如此容易括錢。她想五個月已積了一百多塊錢，再做三個月不是有二百塊錢嗎？她想了一回，恨自己了，恨同鄉了，恨男主人了，恨女主人了。她哭了。

然而女主人算給她工資時，她卻很强項的，她說：

——你們不要吾，不要緊。吾有氣力。人家不祇你們一家。人家要吾。

她的強項，不知道更引起了女主人的厭惡。她自己想用她的強硬來征服女主人，使女主人突然間改變意志，仍舊用她的。

看見女主人一聲也不睬她走開了，又看見新來的僕人已代替了她做一切的事情了，她憤怒起來了。她罵那新來的女僕。但是那個女僕只當作不聽見。

她又遷延了十多分鐘，覺得事情是無可挽回的了。她淒然地將她的一個衣包挾在堅硬有力而成方形的手臂裏，默然地走出這家了。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九日夜。

因  
風  
想

畫着一個女人在吸煙的香煙廣告，展過眼前了，大公司大廉價三星期的告白也展過去了，結婚喪事的通知，尋人懸賞，盤店讓店的公告，新書雜誌藥品銀行律師一切的啓事，都扮着鬼臉，一片糊塗地展過去，展過去了。接着是講着國家大事的專電，細如螞蟻，帶着油墨臭的四號鉛字印着的一行一行長條的專電，忽左忽右，彎彎曲

出，像是跳着卻來斯敦舞的無數條的腿。

突然間專電裏的一行在跳舞的小字擴大了，更擴大了，像變成一顆顆巨大的砲彈，連接地射過來，射過來，正射中了他的腦袋，轟的一响，爆出無數的黑團，無數的紅星，在飛舞，在盤旋，一片混亂，一團漆黑……

他雙手抱着他像已碎成無窮片的頭顱，頹然倒在那籐椅裏了。

××××××××

一歌日晨紅十字會救護隊女隊長柳××及其隊員被敵人慘殺於××廣場——四日下午九點本館

XXXXXXXXXX

二年前他在坤漢中學教書，她是他的學生。上課與下課的忽忽間，不准他知道同學的身世，年輕的姑娘們並且也可說無所謂身世。但是他的課卷題目太好了，叫傷心的回憶。她，只有她，把她身世的不幸，淒涼地告訴了他。

她說：她父親是前清時一個知縣。母親很早就死了。沒有弟兄，只有兩個姊妹。後來父親娶了繼室；可是父親仍沒有兒子。大姊是廿歲時出嫁了，不久就染疫而死。二姊是十九歲出嫁，出

嫁後不到一月就死了。她想去見一見姊姊最後的一面，探一探姊姊的喪，但是習俗不許她。她因為愛她的姊姊，她便憤恨詛咒一切的習俗。雖則得到父親的寵愛，但是悲哀與寂寞已包裹了她的全身，她是人海中的孤雛。

當他把課卷發回的一天，他把她的文章念給大家聽。全班的同學，除了三四個同學唏噓嘆息而外，其餘心腸柔軟的女兒們都哭了起來，尤其是她自己哭得最多。他現在很懊悔，沒有把那篇文章向她要了來。

x  
x  
x  
x  
x  
x  
x



她屢次寫信給他；或者關於文章的解釋，或者關於婦女的問題。

「承蒙解釋孤獨者這篇文章，極詳細；感激無已。我對於我國的女子頗多感想。第一她們那種扭扭捏捏的樣子，說是受了幾千年來歷史的關係，社會制度，男性壓迫所致，固然不錯；但是到現在，她們還毫不覺悟，甚至覺得這種扭扭捏捏子嬌媚態度是榮耀的，那真有些怪。太太奶奶不足怪，可怪的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自號新女子的女子，竟也不知道自己尊重一點。第二，我覺得中國中產階級女子，大抵可分三派：一，閨秀派。她們到學校裏念書，目的是將來做一個教

員，校長，嫁一個好丈夫。二，新女子派。她們自以為是新時代的新人物，唱着「男女平等」，「社交公開」等等的高調；但是全沒有懂得「男女平等」等等的真義。她們所謂男女平等，就是和無聊的男子，逛逛公園，吃吃大菜；所謂「社交公開」只是多一點浪漫行爲。三，舊女子。她們守着家教，學習做花，做飯，做菜……全不知道甚麼，全不知道社會。

「總之，現在中國女子不知從生活意志上去改革，只知在形式上以及虛榮心上着想，總是徒然的。

「我批評中國中產女子分爲三派，當然我亦

在三派之列，連我自己也不知傾向於那一派。我雖是女子，但我不庇護女子的短處，一笑。」這是她通信所討論的一斑。他也很誠懇回答她的。

x x x x x x x

將到寒假時，他因為明春要回浙江去，偶然對他的女同學說明下學期不能來教書了。她當時就和十幾個同學寫信挽留他，寫得非常懇切，使他很感激。一學期上課最後的一天，他上完課，將走出學校的時候，她和許多同學，手牽手地把他包圍起來，一定要他答應她們明年仍舊繼續教

下去。他含糊地回答她們，才脫出了重圍。這也是使他覺得感激她的。

寒假中，他回浙江，她回漢口。他們的通訊，仍沒有斷，雖則她的信不過問候起居，他的信隨便敷衍。

到了下一年春，她寫信給他說：她本年不能再到上海來，很覺遺憾，同時又說起很紀念他的話。他們在上海時，雖則常見面，但談話簡直只有一兩次二三分鐘的問答，所以兩方都不怎麼親有了但是現在因了常常通信的緣故，兩方面倒都曠。友誼了。他很同情她的身世。他很贊賞她的天才。她也把瑣屑的事情來告訴她，譬如說，她

的頭髮剪去了，她就報告他說：『我的頭髮剪去了。早晨可以多睡一刻了。不用梳頭，多末便利呵！』

她的生平，她也更詳細地告訴他了。

××××××××

她十四歲的一年，牠的父親已把她許字給家鄉一個富豪的兒子。那時，她沒有什麼知識，不知抵抗，由人家支配。她心裏雖然不滿，卻不敢開口提出反對。後來，她進了學校了，豈知那種學校很腐敗，也不能給她一點智識。她有個叔叔的哥哥在上海讀書，他與她常常通訊的，介紹她

看了許多新書。她受了他的影響，她覺悟了以前的妥協，以前的不勇敢，錯誤到了極點。她更覺悟婚姻是一個人終身苦痛和快樂上的一個關鍵：假如有精神上快樂的開始，就有精神上快樂的結果，否則就是痛苦的結果。她自此就絕對不贊成媒妁之言的婚姻。她不但不能贊成，而且痛恨那一般做媒的人了。她以為婚姻是我們人生一個重大的問題。我們有一個問題發生，對於這個問題，當然希望得到好的結果。婚姻要有圓滿的結果，當然不是一班媒人的嘴說得圓滿的。兩個不相識的人，靠兩方面的媒人欺騙一下，就可以結婚，這是多末危險呢。人生到了這一步實在是非常可

憐的。婚姻既是自己極大的切身問題，所以差不多就是命運的決定。任人把幸福斷送，招來無限的悲哀，值得的嗎？她具有這種的心思，她爲想精神上永遠的快樂，不得不嘗一時的痛苦，與父母和拜金主義的媒人決鬪一番。她父親常說，等她中學畢業後就把她出嫁。因此她有時竟急得廢寢忘食地不知用什麼方法去對付這難題才好。在武漢，竟沒有一個同情她的，都羨慕她能夠嫁給一個有錢的丈夫，吃不完，穿不盡，都認她爲極幸福了。與她表同情的叔伯伯是在上海。一九二四年冬月，就是她畢業那一個月，她寫信與叔伯伯商量解決這個問題。哥哥接到她的信後，

就秘密地跑到武漢。他到武漢時，她正在攷試。攷完後，她秘密地與哥哥跑到上海去了。過了一天，事情就暴發了。學校打電話到她家裏找她回校去行畢業禮，照相。學校以爲她在家裏；家裏人以爲她在學校。她父親聽見女兒不在校中，非常着急，以爲過江時掉在江裏去了。原來她走的一天，正是大風大雨的一天。她到九江，寫封快信給她父親說到上海去讀書了。她的父親接到她的信幾乎氣死。加之，一班無聊的人造出許多謠言，說她要解除婚約，跟人逃走了，於是越發使她父親生氣。她到上海寫了許多信去解釋，說她的出走，完全是升學問題，不願早婚，要大學畢



業後才結婚。家中的人也知道她是欺騙他們的。她的父親便也寫了許多信，罵她，勸她。可是她的回信總是說：只爲了升學，沒有其他的意義。她的未婚夫方面又逼迫她父親要娶親。她的父親沒有法子，便叫她母親到上海來接她回去。豈知她仍固執不走，母親是白跑一趟。她的未婚夫方面連接地寫信給她父親催逼，同時又說了許多不好聽的話。父親聽着女婿家的說話，心上已極痛恨，到上海去接女兒，又是接了一個空，於是更加憤恨了。

她的父親是個舊禮教的信徒，女兒到上海沒有得到他許可，他已經認爲大逆不道，何況現在

女兒真的有退婚的口號了。他自己罵自己，恨自己，說自己做官作了孽，才生出這樣報應的女兒，又說柳氏書香人家出這種敗壞門風的子女，真是家門不幸。但是他的子息，却只剩這一個女兒，一方面方面是恨女兒，一方面却又在痛女兒；一方面在怨毒女兒，一方面又在思念女兒。他終於又寫一封長至信箋四十餘頁的信給女兒，寫得真傷心之至。她終日掙着信哭。但是仍舊保持原來的意見，她不能爲父親而犧牲了她畢生的幸福。

父親見她無可挽回，便要登報聲明與她斷絕關係；後來與她斷絕父女關係的信寄到上海來了。她接到只是哭泣，只是繼續不斷地寫信去向他請

罪。不久，她又接到父親病倒的信。她的父親真地病了，病得很兇，幾乎要死。她這時一面着急父親的病，一面却不敢回去，恐怕回去了，未婚夫家就用非常手段來對付她。她仍留在上海。她的父親後來病好了，可是真的和她脫離了父女的關係。她寫了許多信去，總是一封信也不覆。經濟方面當然不再接濟的了。

直到一九二六年八月，她的婚姻契約才算廢棄，因為革命軍到了武漢，頒布了男女婚姻自由的明令。同時，她的父親重認她為女兒，恢復了父女的關係。

婚約解除了，父女關係恢復了，她的精神也

從消極而走回積極。她把過去的一切，都付之東流了。她已變爲活潑而快樂的人了。當她跟着哥哥到上海的時候，便由她哥哥介紹加入了革命的黨團。對於革命的工作，本已熱烈，於今更因她恢復了自由的身體，而益熱忱地從事工作。她不怕死，她更不怕環境的黑暗，早早就決定她要爲貧民的幸福而犧牲一切，而與一切惡勢力奮戰。

革命的軍隊已決定了出征山東軍閥的日期，紅十字會要招募五十名女子看護隊。她去應募，錄取了，並且取入隊長組。接着她就跟着軍隊出發。她在軍隊裏是極活潑的，但是又極嚴肅的。人人都有點奇怪她畏懼她，同時人人又尊重她親

愛她。像母親一般，她指揮她的隊員，勉勵她們奮力從事救護，她安慰着一般受傷的革命志士。閃閃的刀光，轟轟的彈雨，鮮紅的血，野獸一般的呼喊，在她面前組織成一種圖畫與音樂與詩歌交混的藝術。從臨時病院奔馳到火綫上，從火綫上奔馳到病院中，她快活到一個小身體幾乎要發炸了。

x  
x  
x  
x  
x  
x  
x

她在火綫上的病院裏，還寫信給他說：你既弄文學，爲什麼不提倡革命文學呢？關於農夫，工人，小兵，他們的生活思想與行動，我已得到

了不少的材料，他日我來供給你好嗎？……先生，我們感情雖好，可惜思想不同！你難道竟不贊成革命的嗎？你不看見你站立的一塊基石，在搖蕩嗎？你不看見你身旁的東西的虛偽與欺詐與仗勢與扮鬼臉與卑怯嗎？呵呵！一個人預知自己的死期，眼睜睜地看着死期的逼近而退縮，而沈淪；一個人預見了未來的新生命，爲要更快一步攝取這新生命，不顧自己的生死，赴往前敵，先生，你看這兩人中，那一個對得起歷史的進化，那一個對得起自己？那一個卑怯？那一個勇敢？我不相信你的眼光會和我兩樣的，除非因爲你是戴着眼鏡的呵！

x  
x  
x  
x  
x  
x  
x

正如她信中說的，她爲要更快一步攝取新生命而不顧自己的生死，赴往前敵了。

x  
x  
x  
x  
x  
x  
x

以殘酷，殺人，粗暴，淫亂聞名於世的山東的大軍閥仗了外人的庇護而擊退了革命的軍隊，而苟延了他孤城的落日。革命軍隊方面的看護隊便做了軍閥的勝利品。

每個看護婦的額上都被烙着「公妻榜樣」四個大字，接着每個看護婦都給兵士去了全身衣服

而鎗殺了。柳因為做了隊長，所以她的被殺，得蒙報館的記者發了一個專電。

x  
x  
x  
x  
x  
x  
x

變成了砲彈的專電裏的文字，轟轟地仍是向着頹然倒在椅子裏的他，接連地攻擊。他的雙手還抱着他像已碎成了無窮片的頭顱……



襯

衫

襖衫已經三四天沒有換了，袖口已染上了一層泥污，并且因為天氣有點冷了，竹布的襖衫穿在身上，常常覺得冷颼颼地，所以非換一件大布的襖衫不可了。他移出床下的一個籐箱來，揭開了箱蓋，在一堆棉襖棉褲的下面，取出了一件大布的裏衣。立刻他把身上的裏衣脫去，換上了剛取出來的一件乾乾淨淨的衣衫穿上身時，皮膚也感覺到一種舒適。可是不久，肩膀上覺得有點不

爽快了。立刻，那不爽快傳佈開去，週身都不爽快了。他從領口裏，伸進手去一摸，原來是襯衫的一塊補釘壓迫他的皮膚。他忽然記起這件襯衫的補釘還是他的姊姊替他補上去的。爲了這塊補釘，他大罵了姊姊一頓，甚至使姊姊哭泣了一夜。剎那間，關於他姊姊的一切，一片片從他的回憶裏湧現出來了。

姊姊是十五歲就出嫁的，嫁給上海一個洋貨商人的兒子。當時親戚和鄰舍都讚美他的姊姊嫁給了一家好人家，說姊姊嫁了過去之後，適意得很，再不必像在母家時，要燒飯洗衣掃地做一切雜事的了。身上穿的衣服也不是東補一塊，西補

一塊的了。天天穿着好衣裳，天天吃着好飯菜，什麼事都不要自己動手的了。他那時年紀只有十二歲，聽了人家說他姊姊嫁了一家有錢的人家，當然覺得非常得意。有時他自己說了許多大話，都是關於他姊姊的。說是姊姊每逢禮拜六總是去看頂好的夜戲；常常又和姊夫坐了馬車去百貨公司裏買東西，說得他的小朋友們恨不得他們的姊姊也去嫁給一個上海的闊商人。他十三歲的一年，會跟着母親到姊夫家裏去住過一個禮拜，覺得姊夫家裏真熱鬧，男傭人和女傭人有三四個，飲食起居都不是鄉間所能夢想得到的。當他和母親回家的時候，姊夫送他一頂外國的呢帽，他把呢帽

戴在頭上，很覺驕傲。他很愛他的姊姊，也很愛他的姊夫。

不料過了五年，姊夫家裏的洋貨店忽然失火。好幾萬的財產在二三小時裏完全化爲灰燼；當日的榮華利那間變成爲一片淒涼。姊夫的父親把火災餘下來的錢貨試開一家小洋貨店，可惜他是吸鴉片的，殘餘的資本，一口一口都吸入烟管裏了，那小店開不到一年就關閉了，接着他就病死了。姊夫平時因爲做慣了小老班的，什麼都沒有學習，並且不知什麼時候也染上鴉片的嗜好，到了那『家破人亡』的時候竟『一籌莫展』了。姊夫的後母回了母家，姊夫的妻子，他的姊姊，也回到他

的家裏。

姊姊回到他家裏後，常常哭泣、嘆息自己的命苦。聽見鄉村裏有什麼人家逢到火災時，她甚至驚駭到像要發狂。她悲慘地說：「火呀！火呀！你又要吞滅人家的財產，離散人家的骨肉了呀！」姊姊在家裏和母親日夜做着針線，賺一點錢來窮困地維持一家的生活，維持他的小學校裏的學費。

他在小學校裏畢業的一年，有許多人勸他母親把他送到錢莊上去做學徒。母親也有點同意，但是他姊姊反對說：「父親是讀書的，弟弟還是讀書的好。叫弟弟去考師範學校，如果考取了，

讀書便一文不費，讀滿五年書，出來還可當教員。如果考不取時，那末再讓他去做學徒也不遲。」母親也就叫他去投考師範學校。幸而他竟被考取了。他那時已知道自己的家，現在是完全靠母親和姊姊，將來是完全要靠他一人的力量去開拓的，所以他在師範學校裏非常的勤奮。

五年間匆匆的歲月將他養成爲一個小學教師了。他的母親和姊姊聽見他畢業後就有一個小學教員的位置，非常地歡喜。當他暑假回里時，姊姊特地要求母親去買一隻鴨來燒了請他吃。

他很節儉的，每月的薪俸，除了剪髮洗衣時必須用去幾個錢之外，幾乎分文也不用的了，統

統寄給了他的母親。習慣和貧窮的母親當然不會把他的薪金化用，把他寄來的錢，歡歡喜喜地都存在一家殷實的商店裏。他做了三年的小學教員後，母親已替他積蓄到一千多塊錢了。那年的初秋，母親就把他年輕時訂定的女人替他娶了進來。他的幾年來的薪金，雖則一朝用盡了，但他一點不抱怨母親，因為母親替他娶來的女子真不差，溫和而又美麗。

他結婚後，仍往外埠去做小學教員。母親姊姊和他的女人在家裏仍是勤奮地節儉地過着和平的日子。他很幸福，她們也很幸福。

後來他的女人生了孩子了，因為產後失調，



竟常常像生病的樣子，什麼事都不能多做。家裏又不用傭人，母親的眼睛又壞了，於是洗衣，燒飯，買物等等一切又歸姊姊一人去擔任。好在姊姊身體很強壯，什麼都來得。姊姊和他的女人很好，天天替他女人做事，卻一點也不抱怨。家庭還是很和平的。只是他的經濟狀況卻一天一天感覺困難了，第一樣是日常生活用品的價目，有增無減，從前二角錢的飯菜，現在變為四角了。女人有了小孩子，小孩子的衣服鞋襪等費倒也不小。全家的人已盡量節省的了，爲了節省煤油，每夜裏點煤油燈不到一小時就熄火，大家去睡了。他自己平日要吸幾枝紙烟的，現在把紙烟已改爲旱

烟了，然而他每月的收入總不夠開支。家裏的人見他面要訴說貧窮的苦痛了。他只是默然，心上也正感覺着貧窮的苦痛。

在苦痛裏，他掙扎着過去，但是一年秋季不知怎麼會染上了痢疾，他不得不回家調治。學校裏的職務由一位同事代替了，他的月薪也被同事代領了。母親，姊姊，自己的女人除了管理家務之外，勉力做女紅，但是每天至多也只得十幾角的工錢。他一次的醫藥費倒要化去二三元。幸而經過一個多月，他的疾病居然好了，只是身體還沒有復原。

他一次疾病之後，性情竟會大變了。姊姊和

他的女人服侍他時稍有不稱他的意，他就要發怒，甚至罵人。

一天晚上，他要換件襯衫。姊姊替他去拿了，看見襯衫的肩上已破了，便補上一塊補釘。他穿到身上覺得不滿意，便立刻大鬧起來，說衫子給姊姊補壞了：「原來破了一塊不要緊，穿在身體很適意，不必補的，爲什麼要補？」說時拍檯跳腳，鬧得滿房風雨。母親說他幾句，他便更加動怒了，甚至把一隻茶杯都摔破在地上，甚至要去打姊姊了。

姊姊走開一邊去痛哭，那一夜的夜飯也沒有吃，哭了一夜。

他病愈不久，盧督軍和齊督軍的戰爭爆發了。他的鄉間也來了一大批的盧軍。軍隊開到時，大放其排槍，嚇得全鄉的人都抱頭鼠竄。市街上的商店，統統罷市閉門。有錢的人都逃往上海。他沒有錢到上海，但也怕砲火的，便和全家的人逃往一個鄰村去。鄰村中他有一家親戚的，他便去寄居在那兒。可是親戚家裏的一個客堂已分租給十多家人家住了，都是避難來的。每家各用蘆席來圈了一二丈的地方，作爲起居飲食之所。因爲客堂裏已住不下了，他只好在柴間裏去劃出一點地方來居住。他的女人因爲一番跋涉，又病倒了。他的姊姊於是不僅擔任傭人的一切工作，同時又

要做保姆，又要做看護婦。他的兒子哭了，姊姊去給他糖湯吃；他的女人口渴了，姊姊立即又去倒茶。母親眼睛愈加壞了，什麼都做不動，只是嘆氣，流淚。他自己的精神還是非常頹喪，此時更覺坐立不安。他頗想自己來洗衣煮飯，免得姊姊過分的勞苦。然而衣服上如何擦肥皂，飯米如何淘洗，煮飯時米中要放多少水，全沒有知道，結果還是勞苦了姊姊。

在柴間裏，估據着像豬欄一般大的地方，樣樣都不適意，何況女人病倒了，他自己精神不振呢。他天天盼望自己鄉裏的軍隊趕快撤去，立刻回到自己的家裏。但是傳來的消息卻不佳，說軍

隊用大砲守着他的鄉裏的出口處，全沒有撤去的樣子。接着又有消息傳來說：那軍隊的紀律不好，白天隨意拉人去做伕子，夜間又闖入人家去胡鬧。接着又有消息說，那軍隊白天槍殺農人，夜間放火了。他聽見那種消息，苦痛到發呆了。但是忽然又來一個消息，出乎人人的意料的，據說軍隊完全開拔了。他最初不信，後來看見他的鄉間的人來接回避難的人了。他才知道自己的鄉裏的確太平了，立刻他雇了一艘小船，和他的母親，姊姊，自己的女人一齊回去。

到了家鄉，才知道鄰村所傳的消息都是謠言。那軍隊並不十分橫行不法，只強姦了兩個尼姑，

搶劫了一家紙烟店。

他的家空關了幾天，幸而沒有人進去，所以什麼也不缺少。過了幾日，他的女人病好了，姊姊卻又病了。最初姊姊只說頭痛，眼花，腰酸，還是洗衣燒飯，做一切雜事；後來身上發熱了，熱度很高，接連的一天一夜沒有減退。母親和他有點慌張了，要去請醫生來診治。姊姊卻說不必，只是受一點寒罷了，吃幾顆亞司必靈，就會好的。他因為拮据，能免請醫生最好免請，先用亞司必靈試一試，如果不靈，再請醫生。不料亞司必靈竟是不靈，姊姊吃了幾次，熱仍不退，到了夜深，甚至胡言亂語起來。母親說是有鬼，到拆字先生

處去拆個字，據說的確有鬼，須請道士作法齋送。他竭力反對。他去請醫生來診治。醫生說是濕溫症，病勢非常危險。化了三塊錢去買來的藥，還沒有給他的姊姊吃，他的姊姊卻已一瞑不視了。

姊姊已死了三年，他還是做一個小學教員。兒子又多了一個了，經濟狀況卻一年不如一年，幾年前的破衣所以還不能拋棄。幾個月沒有穿着的姊姊補過的大布襖衫，現在又穿上身了。他從領口裏伸手進去摸着那塊補釘，彷彿就摸着他姊姊的手，粗糙而又堅硬，他心上充滿着苦痛，含在眼睛裏的淚水不禁一滴一滴落下來了。

一九二八，十一月，二日夜。



都市的男女

某  
姊  
妹

她們姊妹倆年紀都已不小了，姊姊三十歲，妹妹二十九歲，但是她們都還沒有訂婚，莫要說結婚了。因為她們同居在一宅的緣故，又因為她們面貌身段都很相像的緣故，人家都當她們是同胞姊妹，其實是錯了。她們不是同胞姊妹，是伯叔姊妹。

妹妹是有福的，父母俱全，還有弟兄：她不僅得着兩親的寵愛而精神上很快樂，就是物質上

也非常舒適，因為父親是經營着巨大的商業，很有一點財富的。姊姊卻不幸了，很早就死了父親，並且也沒有同胞的弟兄姊妹，只依着一點遺產，依着孤單單的母親和叔叔同居在祖遺的宅子裏。

她們倆的境遇雖不同，但是天所賦予她們倆的麗質，卻是一樣的。童年時，她們就生得嬌艷得可愛，都是圓圓的面孔，圓圓的眼睛，雪白的皮膚，壯健的體格，而且她們老是笑迷迷地，從來不惡鬧的。人人都覺得她們可愛。兩箇母親把自己的女兒都當作掌上明珠一般看待。尤其是做了寡婦的母親，看待她女兒是她的心肝，是她的唯一驕傲，是她的惟一的希望。常常的，她看見

女兒在玩弄着玩具的時候，她看得實在可愛了，便呼喚女兒道：『心心，來呀！到孃身邊來呀！』女兒便逃到孃身邊來，背靠着母親的膝頭，笑着將仰到後面的頭在母親的大腿上磨擦一回。母親立刻就將女兒抱起來坐在膝上，吻了一回，叫了一回『我的心，我的心』，然後再讓女兒獨自去弄玩具。『心心』這個寵愛的稱呼，後來就成爲這位小姐的芳名了。

冬夜八點鐘左右，心心睡眠的時間到了。她給媽媽替她脫去了衣服，頓時覺得身體輕鬆鬆了，粉紅的絨衫褲外，露出肥胖滾圓的手臂和小腿。她在床上笑着，跳着，逃着；母親像捉兔子樣的

要捉住她來睡她在被頭裏，她總也不肯，總要鬧了好一回，才肯睡下去。睡下去了，又不肯放媽媽走開，原來媽媽也不肯離開她，要和媽媽講隨便什麼話。

——媽媽，再來講熊吧。

——天天講熊，今天要你講給我聽了。

——好，就是我來講，一隻大熊，媽媽是不是？

——是的。

——一隻中熊，媽媽是不是？

——是的，您自管自講下去好了。

——一隻老熊，一隻中熊，一隻小熊，三隻熊

住在一個森林裏，森林邊有一座房子，媽媽阿是？

——是的，心|心。

——房子裏有三個小孩子。小孩子出去白相了。三只熊就走到那屋子裏，看見屋子裏備着三個人的酒菜。大熊坐大椅子，喝大杯子的酒。中熊坐中椅子，喝中杯子的酒。小熊坐小椅子，喝小杯子的酒。媽媽阿是？

——是的，是的，乖心|心，母親笑着說，接着把女兒親愛地吻抱一下。

——後來小孩子們回來了。他們敲門。大孩子敲門彭彭彭。中孩子敲門蓬蓬蓬。小孩子敲門撲撲撲。大熊聽見了，喊了一聲啊，就從大窗子裏逃了出去；中熊聽見了，喊了一聲哎，就從中窗

子裏逃出去了；小熊聽見了，喊了一聲哈，就從小窗子裏逃出去了。心心把故事講完了，兩只小手就拍起手來，嘴裏還帶着笑聲，重說一句：『逃出去了嗎！』快活得很。母親呢，當然也很快活，又吻抱女兒好一回。

心心臨睡時，老是要媽媽講故事，常常講的，就是上面說的『三隻熊』。她們反復地講着故事，竟一點也不厭倦。

—— 嬸母替妹妹做了一件絨大衣，媽媽，你真也替我做件小大衣嗎？

—— 嬸母替芳芳做大衣，媽媽自然也替心心做大衣咯。芳芳有的，心心總是也有的。我的好心



心！

——那末我明天就要。

——芳芳的，明天才叫裁縫去做；您的也是明天去做。好心心，好好地睡吧，明天早上起來吃肉麵。

心心果然聽話，身子向裏床一側去睡了。小孩子真容易睡去，過了一回，輕輕的和平的鼾睡聲已經透露出來了。母親替心心蓋好棉被，帶着一點驕傲自得之意走到針線櫃邊去做活計了。

靜悄悄的夜間，金黃色的石油燈光的下面，平和地手中做着活計，心裏卻在思想她的女兒，她想心心的爸爸如果在世的話，看見心心這樣的

活潑，不知要如何喜歡呢。哎，可憐爸爸已沒有了。但是唯其沒有爸爸了，我要格外寵愛她，要使人家看她像仍有爸爸一般的。

心心的媽媽原來好勝心是最強烈的，尤其是關於她的愛女的一切。她的姪女芳芳做了一件新衣服時，她總也替心心做一件同樣的衣服。芳芳吃什麼果餌時，她總也去買同樣的果餌來給心心。總之，她要把她的女兒生活得和她的姪女一般無二，務使心心的小小心中從不感到一點比不上芳芳的缺憾。

芳芳九歲的時候，心心是十歲了。芳芳的母親要把女兒送到小學校裏去念書。心心的媽媽知

道了，立刻決定也要叫心心到學校裏去念書。那時并且稍有點懊悔自己的疎忽，就是爲什麼不早幾年先叫女兒進學堂呢，但是後來一想，覺得女兒現在去讀書也還不遲。

兩個小孩子，早上便一起去上學，晚上一起回來。她們倆一到學校，換了一個新生活，插足在女孩子的團體中間了，便覺得比在家裏格外要親愛一點了。爲什麼會格外親愛起來呢？在孩子的小心中卻莫明其妙，并且她們從來也沒有想到過爲什麼。她們倆穿着同樣的潔淨的衣衫，同樣的光亮的小皮鞋，髮結也打得一模一樣。教師們在那一大羣小女學生中間，最喜歡她們倆。上課

時，教師提出問題來，總先叫她們倆回答。如果她們倆回答不出呢，然後才再問旁的女孩子。好在她們倆總是回答出來的。她們倆覺得先生常常只詢問她們倆，這是很光榮的。同學們中，有的看見她們倆得到先生的愛好，便和她們倆去親熱起來，有的妬忌她們倆的伶俐，妬忌她們倆衣服的美麗，在她們倆背後，便攻擊起來，說她們倆像煞有介事，心上卻在羨慕她們倆得很呢。

少女的嬌艷，像太陽的升起一般，更加光明一點了，更加光明一點了，跟著時光而俱進的。心和芳芳的年歲已經把她們倆從兒童時代送到少女時代了。她們倆的美麗一天勝過一天。等到

她們高等小學畢業的一年，真像初放的桃花，鮮艷艷的，又像新生的眉月，玲瓏可愛：雪白的皮膚映着皮膚下面鮮妍的血液；含着淚水般的眼睛，時而溜到左角，時而溜到右角，活潑到像兩顆流星；一張紅紅的嘴唇常常浮着一點微笑；玫瑰色的面頰上嵌着二顆深深的笑渦。她們倆走在街上時，有幾多執袴少年遠遠地似有意似無意跟在她們的背後，非常得意。兩旁商店裏的夥計們都彈出了眼睛，死釘着她們倆過去，有幾個戴着眼鏡的商夥，烏溜溜的眼睛幾乎跳到眼鏡的外面來了。

心心和芳芳自己也意識到自己的美麗的。每天清早起來，梳裝的時候，她們倆瞧着鏡中自己

的面影，彷彿看見一個天仙化人的美人兒，自己也恍惚起來，有時笑微微地望着鏡子望了好一回，簡直望呆了，有時抱着鏡子連連地和自己的面影接吻。夜間，她們倆坐在床上將睡未睡之際，燈光將她們的側影，映在雪白的綢帳上，她們各自欣賞著自己側影的輪廓。她們倆時而將頭仰起，時而將頭俯下，時而將頭側轉，綢帳上的影子也跟着仰起，俯下，側轉，做出種種嬌媚的姿態來。最後她們很幸福地躺下身子，在軟軟的床上安眠了，夢裏也是甜迷迷地覺得自己美麗的幸福與光榮。她們倆雖則各住一間房間，各有各的床鋪，但是她們不約而同都有這樣的行動。

心更加有一點高興，因為她覺得似乎比妹妹更加美麗，更加高興，有更多的男子戀慕着她。真的，有許多男子戀慕着心心，也戀慕着芳芳。他們常常委托出人來向她們倆的耶孃求婚。芳芳的母親看得自己的女兒。是珍珠寶貝般的，那裏肯輕易允許人家。有的男子，從她眼光中看出，聰明固然聰明的，但是家境太窮了，若使把女兒嫁給這家窮人家，不是要苦死女兒嗎？有的男人，她覺得還有家產，但是人品太不行；有的男人，她覺得很有點才能，可是家中太多姊妹，女兒嫁了去要吃苦。所以有人來和芳芳做媒人時，芳芳的母親總是拒絕說：

——芳小姐年紀還輕，等幾時再說吧。

心的母親雖則和芳芳的母親的心情不同，她是盼望心能早一天和一個有財產有學問的青年訂婚是最好的，但是有一種莫明其妙的恐懼，阻止她決斷地把女兒允許給人家，那就是恐怕心的未來的夫婿種種及不來芳芳的未來的夫婿。她希望心的未來夫婿各方面都要勝過芳芳的未來夫婿。因此有很好的青年向她請求心的婚約時，她總躊躇了好一回，終於仍舊拒絕了。

心和芳芳呢，她們自己對於戀愛的確沒有熱烈的要求，她們看見許多親戚中的姊妹，有的中學畢業了，有的進大學了，引得她們的智識慾



卻很強烈，盼望升學。兩個母親，尤其是心心的母親，起初却不允許，因為捨不得她們到外埠去求學。她們再三的要求升學，母親們也就允許她們了。芳芳是進了中華女學；心心是進啓智女塾。那兩個學校都是有名的女校。

芳芳頗有一點貴族的臭味，自視極高。學校裏教英文的一個男教師，曾經對她表示過一番殷勤。可是芳芳卻和同學們把這英文教師的行爲當作笑話講，說這教師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後來癩蝦蟆這個名詞竟成爲那英文教師的綽號了，被同學們普遍地呼喚着。

心心在學校裏除進普通科外，還入了鋼琴科。

早上，沒有上課之前，她已在琴室裏練習手法了；晚上沒有課時，也總在練習鋼琴或者練習唱歌。她對於琴歌比對於任何東西都熱心。

暑假，她們倆回到故鄉，走在路上的時候，路人都「側目而視」了；他們低低地說；「這兩位小姐現在是在外埠洋學堂裏讀書了。看那走路的樣子多好看呀！雪白高跟皮鞋，吃郭吃郭的聲音，真好看而且好聽呢。」

她們倆自己的心中也覺得比內地讀書時更加高貴了，更加有學問了，更加漂亮了。她們的兩個母親看出她們來也像氣派更加大了。親戚們來訪問時，母親們總說到自己女兒現在是在什麼學

堂裏讀書，那學堂是怎樣的有名，怎樣的好，語氣之間，帶着不少炫耀與驕傲。

有一個工科大學的學生是她們的鄰舍，早就迷戀着心心 芳芳的了，這次暑假中看見她們姊妹的愛嬌情態，更加眷慕了。他懇托親戚先去向芳芳求婚，因為芳芳不特美好，而且有錢。芳芳的母親卻以大學生的家產不豐而拒絕了。芳芳也覺得那大學生身體生得太矮，不大喜歡他。大學生接着便去向心心求婚。心心的媽媽笑着對那個來做媒人的一位太太說：『芳芳沒有允許，心心難道就肯允許嗎？』做媒人的太太聽了這句話，只好無聊地回去。

急於求愛的大學生被人拒絕之後，憤恨得很，到處反對心心芳芳，說她們是商人的女兒，是驕傲的妖精。她們倆聽見了傳說大學生罵她們，倒很可憐他。幸而這個大學生不久就和一女學生訂婚了。

每年暑假寒假，她們從外埠回到故鄉之後，總有許多人來替她們做媒。因為芳芳的母親對於她女兒的婚事也注意起來了。她說過：『早一天定親也好，因為年紀一年一年大上去了。』芳芳便說：『心心姊姊還沒有定婚呢？況且中學還沒有畢業。待畢業後再講不好嗎？』

母親聽了她的話，承認她有理由，但是心上

從此常常莫明其妙地要顧念着女兒的婚姻了。到芳芳中學畢業的一年，母親又和她講她婚姻，屢屢提出許多向她求婚的青年來，徵求她的意見。芳芳卻還是反對婚姻，她常常說：『媽媽，你爲什麼現在替我這樣着急呢？常常住在家裏不好嗎？她心中是藏着一個遠大的野心。』

——哎，總不能常常住在家裏的，母親嘆息說。  
——媽媽，我讀書讀得還不夠呢，今年秋季我還要去進大學。

——儘管讀下去，讀到什麼時候爲止呢？到大學裏去讀書有什麼好處！

——大學校裏去讀法律，將來做官！

——做官，女人做官！母親說着笑了。

——現在做法院院長的鄭博士不是女人嗎？

……

——媽媽，總之你不必替我擔心。媽媽，我自己知道一切的了。

的確，芳芳是知道自身一切的了。她曾幾次對於婚姻問題加以攷慮。她覺得她家裏有的是錢，她容貌是美麗，如果再受了大學教育，或者出洋留學一次，將來不怕沒有人向她低頭，向她屈膝求歡，何必現在急急地和人訂婚呢。這就是她的野心了。

芳芳決定要進大學了。心心聽見了這個消息，

要求媽媽也允許她去進大學。好勝心強烈的母親幾次躊躇，幾次思量，終於允許了。心心於是憧憬着大學生活的興味，做着未來的美麗的幻夢。她把美麗的夢講給母親聽。母親也覺得甜津津地好聽。

一天，她們姊妹倆和兩個母親正在一起講着學校生活的時候，那位從前替工科大學生來向她們求婚的老太太，忽又來訪問她們了。老太太原來是她們的親戚，和她們是很熟的。老太太講了許多家務，講了許多關於媳婦的事情，後來忽然又說到那個大學生。據說那個大學生已運動得了一筆官費，不日就要到美國去留學了，并且要想

帶着妻子同去。姊妹倆聽了這番話，兩個人不期地都仰起頭互相一望，互相覺得大家眼睛裏都含着一點懊悔了。兩個母親聽了老太太那番話，也都茫然地各自望着女兒看看，像煞懊悔從前沒有允許大學生的請求。芳芳忽然想到自己也預備要到美國去一次時，她立刻胸間就覺寬慰了，仍舊很活潑地幹她自己要幹的事情了。但是心心卻總覺得有點淒涼。她回到自己房裏，把鏡子照一照自己的容貌。啊！突然間覺得自己沒有像從前那樣美麗了。從前雪白粉嫩的面孔，現在生起雀斑來了，而且那雀斑在鏡中望去，彷彿剎那間又增加了許多了！她怕懼那面鏡子，她恨毒那鏡子，



趕快把鏡子放開一邊，不再去看它。一個人去橫在床上，默默地思量。這是心心第一次起了「身世之感」！

後來她到學校讀書時，「身世之感」仍不時地向她襲擊，大學的新生活一點也不能引起她的興趣。她感到身世時，便立刻去彈鋼琴，想解脫一點寂寞。有時寂寞果然被鋼琴解除了一點，但是有時鋼琴的聲音會使她更加感到淒涼的，並且她會背着人落過好多回的眼淚。她也曾失笑自己意志的脆弱，竭力勉勵着自己，要和她妹妹賭一個美麗的將來。

她的妹妹呢，顏色雖也憔悴了，但她對於自

己財富的勢力還有極強烈的自信力，她還是欣欣然過着貴族風的生活，一無顧慮。

現在姊姊三十歲了，妹妹二十九歲，她們倆還都沒有訂婚，仍在大學裏念書。

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

打過天下來的人

——

你老是問我的經歷，我的經歷實在並不能算了不得的。你說要把我的經歷來寫小說，什麼叫小說，我不懂；你要寫我，就要寫我好了，但是第一，你應得知道，我從前決不像現在這副樣子：瞎了一隻眼睛，墨黑瘦削的一副面龐，灣着腰；拐着脚。我廿一二歲的時候，哼，像你這種教書先生，吃着我一拳，恐怕就要送命。那時候，我

的臂膊，不是圓的，卻是方的，起棱角的，一用力，臂上的肉就突出來，比石子還要堅硬，任你用鐵棒來打，我也不覺得一點痛。但是你如果被我的臂膊一碰，骨也要碎呢。我的脚力，也不用吹牛，人家給我踢中一脚時，至少跌到一二丈遠。我的頭頸果然很短，那時一張方闊的臉裝在上面，卻真有點威風。總之，我二十一二歲時，我至少是一個打虎的武松。

你知道我是嵯縣人。你或者想凡是嵯縣人，不是綁匪，便是強盜。這是你錯了。嵯縣固然出強盜和綁匪，卻是極少數，並不是個個嵯縣人都強盜，綁匪。但是我，是被你猜中了，確是那

極少數中的一個。

你以為我們做强盜的，完全爲是搶銅錢的嗎？未必見得，銅錢是要搶的。但決不會只爲了要搶銅錢，而做强盜的。對你說吧，做强盜，真有味，第一，有威風，使得個個人都怕你；第二，就是打仗吓。你們這種人，哼，沒有看見過世面，怎麼懂得我們做强盜的快活。

我們去搶劫人家時，手槍向天碎！碎！碎！放了十多槍，不僅那被搶的人家的人，個個都嚇得像死狗，就是全個村上的人都像死的了。如果有人胆敢敲鑼聚衆，或者開土槍抵抗，那是最好玩，你就開槍呀，對着大胆的人，碎的一槍打去，

立刻那人捧一捧胸脯就倒地了，我們的槍法是百發百中的。

儘由我們暢暢快快地搶好了。如果那家裏把錢財來藏匿了，那末就把主人捉來揪打。毛竹片從赤裸的肩背上抽下去，劃的一響，抽上去，再劃的一響，再抽下去，血來了，哈哈，他們求救呼號，他們的眼淚，也多來了。這樣就是他們的錢財不給我們搶到，已夠快活了，何況他們受了揪打，一定把錢財獻上來呢。

我們搶完了那家，便呼嘯退去，回到我們山中的一個破廟裏去分贓。我們公公平平的分了財貨，我們便喝酒取樂。

官軍們因為我們的常常搶劫擄人，居然也要來勦捕我們。那是我們最喜歡了。你可知道，我們到上海去買一枝卜壳槍，要二百塊錢，買一支手槍，要八九十塊。現在他們軍隊來和我們打仗，最好也沒有了，我們打死一個兵，就不費一錢地得到了一枝槍許多子彈，還有那兵身上的東西呢。軍隊不熟悉山路，他們擺着隊伍到了山下，偷偷摸摸地走上山來，像煞有介事，不道我們是散布在各條路線上的，看見他們來，就包圍上去。槍珠一呼！呼！一地從我們槍管裏飛出去，一閃一閃的血紅的火光四射，同時呼喊的聲音湧起來了。好！好！好！好！他們有的被活捉了，有的當場被槍



殺了。接着他們只好拚命的逃去了。

常常地，我們這樣子飛龍活虎般地  
和軍隊作戰；常常地，我們不費一錢地如此這般弄到了許多槍械。

二

我那時候還有一個姘頭，住在城裏的，每禮拜我總到她那兒過兩夜。她是個土娼，但是年紀真輕，面孔真漂亮。一身好皮肉，雪白粉嫩，名字叫阿妹。頂可愛的，就是她一方面像爺一般奉侍我，一方面卻會撒嬌撒痴。

我到阿妹家裏去，她總特地爲我燒幾個菜，

燙幾斤老酒，吃得我滿心歡喜。我一點不吝嗇的，老實說，搶來的錢原來不是我的，我每次去時，總給她好十幾塊錢，或者給她一串珠子，一副金手鐲。

她也會開槍；她不怕殺人。常常問起我殺人的情形，我對她說時，她聽得津津有味。她曾經幾次要和我一起住到山上去。但我不答應。不是不要她和我住一起，實在她住在城裏，我可以把她的家做藏身處，好探聽城裏那一家可以去搶，可以去綁票，怎樣去搶，怎樣去綁。并且我們山上的弟兄們中，沒有一個帶女人的，如果帶阿妹上去，或者會鬧出事情來，雖則弟兄們間從來不相

欺，但也不得不防一着。

也像今夜這樣一個冷的月夜，我興緻很濃從山上趕下來，到阿妹家去。那知道阿妹不在，只有阿妹的娘在那兒燒茶。

她見了我一呆，接着裝哭腔問我說道：

——怎麼來得這樣遲？

——怎麼？阿妹這姨子死了嗎？我想總出了倒霉的事情了。

——死是沒有死，可是她已經給人硬買去了！

——那一個敢胆買她去！渾蛋！

——就是那個張營長呵。他接連的來了五天五夜。阿妹同他要好得很。你卻死也不來。到了昨

天，營長叫我到阿妹房裏。阿妹正坐在他的膝上，這沒良心的婊子！替他點雪茄烟。他對我說，阿妹是他要的了，當日就要帶去。說時，他拿出二百塊錢來，放在枱上，他看見我不高興，就提高嗓子道：聽見嗎？我立刻就要帶她去了。他竟帶着阿妹，阿妹的衣服首飾也統統拏去的。

她說到這兒真的哭起來。我那時全個身體充滿了憤怒，就提起腳來，猛向那老婆子踢去。她嘎的一聲跌倒在地下，我也不管她死活，就奔出她的家。心裏想立刻就去把那個張營長和阿妹殺死，方洩胸頭之恨。我奔了一里多路，快要奔到市街上了。我忽然心昏了，我站停了。看見有許

多人都望着我。我就避到一個酒館裏。我心上只是恨，恨，恨，沒有旁的。我一個人喝着老酒，一杯，一杯，又是一杯，不知不覺地喝了七八斤老酒。我的身體充滿火了，像要燒起來了。

街上是像雪一般的一片月光，是一片呼呼吹着的北風，是一盞盞欲熄滅的街燈，是一根根僵硬直立的電燈木。在這充滿冷的街上，走着充滿着火的我。最後，我決定先回山上去和弟兄們商量一番。於是我奔跑了，一口氣跑到山上。我和弟兄們講張營長硬買了阿妹去，個個恨到極點。我們決定明天去殺死張營長，搶回阿妹來。

那一夜如何過去，我是忘記了，只記得我一

夜沒有睡，專門喝酒，卻總像喝不醉。但是最後是倒在地上了，什麼不知道。等到我醒來時，卻見阿妹坐在我的身邊，撫摸着我的頭髮，原來弟兄們看見我醉了；就拋開了我，他們兀自到張營長的公館裏去搶劫擄人。結果是營長的老婆和阿妹都綁了來，營長的兒子被殺死了。營長卻從屋頂逃去了。

阿妹雖則搶回來了，營長的老婆雖則被我們的弟兄輪姦姦死了，埋在荒地裏，但是營長沒有死，我還覺得有點遺恨。

我們實在太自大了；我們竟料想不到營長會請了大隊人馬拚命地來包圍我們的。等到我們想

避到鄰近的山上去，四面的路已被截住了。我們只有拚死的一戰。阿妹真狠，她竟鐵青了面皮，只向那軍隊開槍。但是終究寡不敵衆，一陣慌忙，一陣糊塗，我們死剩的幾個弟兄都被捉住了。阿妹卻不知去向了，或者被槍殺了，誰知道。

三

我和全發（那就是殺死營長的兒子的人）兩人被關在一間黑暗的房子裏，伸手不見五指的，但這是講那房間的黑暗的話，我並沒有伸手。要伸也伸不起來，我和全發的手脚是被麻繩綁得緊緊的。我是只等待死。我想全發也只等待死。我

們倆的嘴都塞着一大塊布，要說話都不能。我睜大眼睛來，想望見全發，但是望不出什麼，只是漆黑一團。過了許多時候，聽見外面有一大堆皮靴聲響了，接着門開了，一盞玻璃燈光進來，玻璃燈的後面是充滿着血的營長的一對眼睛，營長後面是五六個兵。我回過眼光來一看，見全發就橫在我的左傍。再向屋中一看，看見鐵鎖，皮鞭，短刀，從屋脊上吊了來的粗麻繩。我立刻就知道這是一間刑房。我和全發要受酷刑了。

營長充血的眼睛向着我們望了一回，接着就叫他的手下，把全發的衣服完全剝去，然後把他吊起來。他們把全發的左右兩足的大趾，吊在兩



根繩子上，再把全發的左右兩手的大指，另外吊在兩根繩上。全發是像伸開了兩手兩脚俯睡在床上一般地懸空了。營長便擎着皮鞭向着全發赤裸的背上猛抽，每抽一下，背上便是一條血痕。全發這時只是咬緊着牙齒，彈出着眼睛，逢到皮鞭落在背上時，眉頭稍稍一皺。營長幾次詢問全發把阿妹和他的老婆藏在什麼地方，全發只是不開口。營長便向那一個小兵道：「用鐵絲。」那個小兵便擎了一堆山柴在地上燒起來，接着就擎一支粗鐵絲，放在火裏燒，燒到紅了，他便擎去向全發的足心裏刺進去。全發「呀」的叫了一聲，接着又咬緊牙齒了。那個小兵又擎鐵絲去燒紅了，

又去刺全發的脚心。連接刺了十多次，每次全發只是忍着痛呼叫一聲，終於沒有說出阿妹和營長太太的究竟來。那時營長憤恨地冷笑一聲道：「好，再用烙鐵！」

那個刺全發脚心的小兵，便去拏出一塊燙衣服的烙鐵來，放在柴火上燒。另一個小兵，將全發的右臂向上一提，全發右乳上邊的肌肉便突出來了，燒紅的烙鐵向這突出的肌肉燙上去了，立刻一聲呼號，又是拍的一響，全發右乳上的肌肉裂開了，鮮紅的血湧出來了。全發周身被燙了七八處。他是死了。先時我看着全發受着這樣的酷刑，我心上倒也不怕，我只望我也快一點受着，

快一點死。

酷刑轉到我受了。我的衣服也被剝完了，卻並不將我吊起來。兩個小兵拉着我的左右手，強迫我跪在一根粗鐵鏈上。接着便在我跪着的小腿上放着一根粗樹枝。這時營長問我道：

「你可知道阿妹和我的老婆在什麼地方。你說了，不用刑。」

「不知道，」我說。

「那末你說阿妹的姘頭，是已死了嗎？」營長又問。

「沒有死。」

「在什麼地方呢？」

「不知道。」

「好一個「不知道」！營長忿怒了，「用刑！」立刻就有兩個人立到那放在我小腿上的樹枝上來。接着另一個人用着鐵錘，猛向樹枝錘下去。樹枝是斷了。我的左邊的小腿也斷了。

「現在你不知道嗎？」營長說時，皮鞭落在我的背上了。小腿的錘斷已使我痛到自然而然地流淚了。這時皮鞭的抽在背上，覺得先是冷颼颼，接着是熱烘烘。我也不知道背上流了血沒有。我只任我的眼淚流下來，說話卻一句也不說了。我快要昏了。

營長又怒吼道：「現在你還是不知道嗎？」

他便向小兵們說：「好，弄瞎他的眼睛。」  
雪白的短刀刺入我的左眼，立接又向外一挑。  
我的眼睛是被挑出來了。我模模糊糊裏，只覺得  
臉上流着一條冷水。以後我就知道了。

後來我知道我是死了，什麼都看不見，漆黑  
一團，我身上覺得裂了許多縫，我在地上匍匐着，  
我摸到一扇門邊，我將門拉開了，卻看見仍是一  
片好太陽，仍是我們的城中，我奇怪，我竟沒有  
死。我使用着力輕輕地像貓一樣的爬着，爬到我  
所知道的一座破廟裏。我是投入乞丐的隊伍裏了。  
但是你想我這種人做乞丐的嗎？決不會的！  
不知怎麼，我的同伴們知道我的情形比我自己還

快。我爬到那破廟裏的當夜，就來了兩個同伴，把我當做個病人，一起逃到上海送我進醫院裏去醫治。等到醫好了，同伴們仍舊要叫我還到內地去做那種賣買，但是那時已結識一個開燕子窠的老闆，叫我到他那裏去帮忙。我因為瞎了一隻眼睛，拐了一隻脚，因想還在上海混日子的好，決計回絕了舊時的同伴。我在上海住了五年，我自己也開設一個燕子窠，十年之間賺的錢倒不少。雅片烟鬼的窮形極相也看得厭煩了。并且我也有了個老婆了。我便開起這個包飯店來；我要正正經經做生意。現在上海有三個大學堂的飯食都是我承包的。我的包飯生意倒不壞，只是身體總不行了。

除了瞎眼拐脚之外，腰也灣了。不久恐怕要死了。但是先生請你不要看輕我的從前。我是打過天下來的。你要把我寫什麼小說，請你寫我的打天下吧。

吳 江 柳 氏  
楮 贈 園 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24178

上海圖書館



柳亞子藏書

No.1400

